

遙遠的愛

新綠叢輯旨趣

戰時交通不便，往往一個刊物早已停掉了，但遠地不會知道，還是源源地寄些稿子來。並且也還有懇切地囑咐：如不能容，請另爲介紹的。一個寫作者對於自己嘔心血的成果的寶愛，本爲人人所同，而脫稿後求能與世人相見，嚶鳴^也友之心，亦人所共有。出版界的現象，老板們常歎佳稿難得，（自然這所謂佳，含義甚廣，而能推銷當爲主要條件之一），而事實上有些佳作又找不到機會出版。陌生名字的作品發表在期刊上，其機會是百分之四十五，但要以單行本印行，其機會恐怕還不到百分之十。這倒也不能單怪出版家沒有冒險精神，更不便怪讀者缺乏探險精神，實在是出版界中有些「冒險家」往往藉剪刀漿糊之力，印一些東西，給讀者的印象是不大好的。

冒險來印幾本陌生名字的單行本，深險似的讀幾本陌生名字的作品，這兩種精神都是應當有的，說得堂皇些，那就是對於文學的發展有利益。但自然，不能叫人家印了一定賠本，讀了一定失望。書報評論權威之建立，既非一朝一夕的事，那麼，倘有審慎其事，不漏不濫，先找得願意冒險的出版家，或者也容易誘發讀者的探險精神而一新風氣罷？

這一點小意思得到了贊同者的時候，這一個小小叢刊算是有了眉目了。於是整理積稿，得若干篇。作者天南地北，既非相識，故無所謂好惡，倘有衡鑑失常，罪在我們的學力不夠，但珍惜寫作者的心血之心，自信是還誠懇的。讀後有感，同人中誰有時間寫就寫一點，附印卷端，以求印證；非敢自謂品評，聊且比于開路喝道，未能免俗，然而據說這一點也是不可避免的。

旨趣不過如此，效果尙待未來。所望海內賢達不吝教言！

茅盾
謹記

關於「遙遠的愛」

茅盾

如果說「遙遠的愛」有着細膩的心理描寫和俊逸的格調，這是對的，然而還嫌不足。如果說牠更具有女性作家所擅長的抒情的氣氛，而構成這氛圍的，又是那雖非縱橫磅礴但却醇厚深遠的對於人生的熱愛，對於崇高的理想的執着，這也是對的，然而仍覺不足。

我們所以感到喜悅的，是因為這一部小說給我們這偉大時代的新型的女性描出了一個明晰的面目來了。自然，也還不會全部無遺地描出這時代的新型女性的豐采，故事的發展只到了女主角（羅維娜）終於堅定了自己的立場，認清了自己應該走的道路，——只到這裏為止；作者把女主角投入了新的生活以後又將如何更向上發展的一切都留待我們去猜度。可是從書中已經分析了的心理過程來看，我們有理由敢為這位女主角的前途無保留地慶祝。通過了仔細分析的內心鬥爭的過程，我們看見一個昂首闊步的新女性堅定地趕上了時代的主潮，——全身心貢獻給民族。

羅維娜的時代和二十多年前她的母親輩的時代可以說是不同了，也可以說仍然有點地方相同。二十多年前的「娜拉」，從禮教的圈子，從「傀儡家庭」中，挺身出走，要

做一個「堂堂的人」；現今的「羅維娜」，則要從狹的自私的愛的圈子，從舒適的然而使人麻痺的生活環境中，掉臂而去，——去做什麼呢？去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前綫貢獻她的一分力量。二十多年前的「娜拉」跳出了舊禮教的圈子，可以安心滿意地蹲在一個角落——狹的自私的戀愛的角落；今天的「羅維娜」却不願安於這一角落，民族解放的戰鬥的號角在招喚她，她唾棄那兩人廝守着的狹的自私的愛，她的愛是擴大了，而且在擴大的愛人民愛祖國的事業中，她再不能允許自己把一個從這大事業中脫逃的人作為私情的愛的對象。然而這一昇華，却需要代價。小市民知識份子的羅維娜付出了痛苦的代價，她這一內心的鬥爭，便構成了這部小說的最有精采的篇幅。

我們的女主角不是一個無情的人。從書中的一些「點睛」的筆法看來，她還是個一往情深的人。她在私情的愛這方面，始終不會背棄了她的丈夫高原而轉注於他人。甚至當高原因為不了解她，因為自私而對她決絕以後，她對高原也未嘗懷恨。而最後，既已「情斷義絕」，從香港逃難出來的高原，落魄在半途，我們的女主角還接濟他金錢。高原呢，本質上也不是無可救藥的壞人；他最初也是獻身於民族解放鬥爭的大事業的，那時他比羅維娜進步。不過因為意志薄弱，後來就貪圖安逸，滿足於一個不愁溫飽的職業，一個小小的溫暖的家，且又不去了解羅維娜的內心的苦悶，以至一天一天精神上疏

遠起來了。

但問題不在高原。問題在我們的女主角。

當她既已見到高原一天天從時代落伍，既已感到他們之間的距離一天天在遠了起來，而且感到兩人間的危機將終不可避免而發生苦悶的當兒，她好像是個宿命論者，竟沒有什麼動作。私情的愛尙未轉移的她，對於高原的沉淪，對於他們中間的將要發生的危機，似乎不應如此冷漠。當然我們不應從故事的佈置上去指摘作者爲什麼不這樣而偏偏那樣，然而我們試掩卷一想，高原這人物在書中何其淡淡的像個影子一樣！高原這人物，沒有自己的存在；書中之有這一個人，好像只是爲了襯托我們的女主角。如果作者在羅維娜內心鬥爭的時候又強調了她和高原的思想的鬥爭，那或者情形就不同了罷？如果把這影子似的高原充之以血肉，那總不是無意義的筆墨罷？照書中的故事看來，有好幾處都有給予高原以血肉的可能，不過我覺得上揭的一點或者是最切要的罷了。

另一個人物，雷嘉，也給我們以相同的印象。

在「雷嘉」這名字下，作者塑造了一個好的壞子。他和高原不同型，然而同樣地將爲這偉大時代所拋棄。他處處以前進者的恣態出現，但只是一個空論家——不，比空論家還要壞些，他是喜歡用前進的議論來裝飾自己，正像他老是要使得自己的西裝筆挺，

儀容修整一樣。雷嘉曾經是羅維娜的思想上的領導者，但當羅維娜戰勝了自己內心的矛盾而且決定投身於新的生活新的戰鬥的時候，雷嘉的漂亮的外衣褪下了，暴露出一個靈魂渺小的自私的原形來了。作者筆下的雷嘉，比高原要立體些；這是一個好的壞子。然而這壞子還沒描繪上足夠的血肉。照書中的情節看來，雷嘉應當不止扮演了女主角性格發展的陪襯的身份，但是直到故事結束，他給我們的印象是：書中之有這一個人，好像也只是爲了襯托我們的女主角。

雷嘉和高原在書中的作用，大致相仿。

甚至女主角的哥哥，羅維特，也是一個爲了襯托女主角而出現的陪客。更不用說那在開卷時上場而到故事快結束時又露一面的另一女角柳菴了。

維特是怎樣一個人呢？作者告訴我們：在女主角的生活的轉變中，這位哥哥會起了決定的作用。少年的哥哥受了偉大理想的召喚而離家出走的時候，女主角的幼小的心靈上會有過深刻的激動，從此她生活的方向似乎便有了個指標；而在我們的女主角走完了內心鬥爭的艱苦的道路，正待舉步跨入新的一階段時，壯大了而且鍛鍊得頗爲堅強的哥哥又一度出現，接引他的妹妹走到新的戰鬥的環境。維特對於我們的女主角的性格的發展，有這樣重要，然而維特在書中只有側面的描寫。這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似的革

命的戰士，如果作爲女主角性格發展的導引體來看，我們原可不再苛求，但如此則書中唯一的男性的革命戰士落得了概念化了，而且他也只是爲了襯托女主角而被拉上場來的了。

高原，雷嘉，維特，這三位，都是對於女主角的生活思想的變化具有極大影響的人；用怎樣的筆墨來寫這三位，作者自有她的打算，如果誰喜歡在這些上頭提意見，那話就多了，而且大非必要；不過我們不得不說的，是這部小說的如此這般的處理人物的手法使我們發生了如下的感想：

女主角是有血有肉，光豔逼人的，然而滿場戲文，只她一個人在做，其他人物不過是擱百腳的跑龍套，或甚至只是一些道具罷了。

也許作者是有意爲之，也許是無意，但這部小說的這樣處理人物的手法和作者所採用的全書結構方式，是有連帶關係的。

全書的結構方式很單純，故事的展開處處以女主角爲中心。第一節是個冒頭，算是例外；此後，進入了回敘，我們就跟着女主角走，——我們從女主角的童年看到她結婚，又從結婚看到她苦悶，終於克服了內心的矛盾而毅然跨上了新的更有意義的生活；我們的女主角帶着我們遊歷了她生活的各階段，我們只從與她直接發生關係的場合才見

到了其他的人物，作者不會放開我們讓我們離開女主角而跟在其他人物後邊看看他們各自的所作所爲。

故事的展開以主角爲中心，這原是很謹嚴的結構方法；但如果弄成了處處須要主角帶路的局面，那就不是謹嚴而是呆板了。這部小說幸而還沒怎樣呆板，作者的抒情氣氛的格調作了適當的補救，但是成全了女主角，却把其他人物犧牲了。這怕是書中其他人如高原、雷嘉、維特等等，都好像只是爲了襯托女主角這才出現的緣故罷？

故事的展開以主角爲中心而又處處由主角帶路者，倘用第一人稱的體裁，似乎更相宜。「遙遠的愛」好像是在第一人稱的情緒下採用了第三人稱的結構式樣。因有此鑿柄，於是影響到結構上的完整，例如第一節就不能和全書主要故事扣得很緊，也影響到主角以外各人物的現實性和獨立性，例如我們在上文討論過的各點，這是本書的美中不足。然而這一些技巧上的缺點都不能掩蓋本書在思想認識方面的懾人的光芒，也無傷於作者的煥發的才華；在整個上看來，我們有理由向作者要求更驚人的作品。

熱愛人生，認清現實，這在一個作家，比技巧熟練，其可寶貴，何止百倍；這在一篇作品中，其可寶貴，亦何止百倍。忠實於人生的作家又何必自誇。

三十三年二月一日。

「遙遠的愛」目次

關於「遙遠的愛」(茅盾)	一一	六
遙遠的愛	一一	一六四
校後記(以羣)	一六五	一六九
再版題記(郁茹)	一七〇	一七二

近午的太陽，逐漸地開始發着蒸熱。

裝載過重的輪船，從重慶開駛出來，現在正艱難地爬行在淺灘中。太陽炙熱地晒到船艙中來，船上的旅客，被那單調而有規律的了，都困乏地打着瞌睡。

偶然拉一聲氣笛，岸上的峭峯絕壁就相繼地起了迴響。

拖過黃色的江面，迸碎在白浪和水沫當中……

在船頭的長椅子上，年青的女學生柳蓓，
亮草帽。她正用困倦而又倨傲的眼神，無可

那件薄薄的鮮明的綢衣裏面，包裹着

使人看了反會引起一種庸俗的感覺。

着漠不關心的神情去凝望着一切，以

青春的少女應有的神采。

她生長在中產的家庭中，受過

她對於一切茫然漠然的習慣。她從來

揮而遲鈍地過着日子。

抗戰後，她跟隨着一個中年未嫁的姑

就在她嚴厲的管束下唸完了高中。在這期間

但是姑母却不放心她走那末遠的路，祇好作罷

着這一張畢業證書，依照姑母的指示，帶了介紹信來

這在她還是第一次孤獨地旅行。她感到十分地寞寂無

困倦了，但她又不願意和旁人一樣地去瞌睡。於是，她打了一

的眼光就懶懶地落到對面椅子上一個青年女子的身上了。

自從船啓碇後，她覺得那女子彷彿就沒有抬起頭來過。那個覆着

正攝心靜氣地俯在一本厚厚的書籍上，不動一動。

她有些吃驚了。

難道她是在看書嗎？她詫異地尋思。

的確，每逢一個短短的時間，她的眼睛驟得見那書籍的輕輕的翻動；可是這

足足三小時了，她不信看書是能看那樣久的。

這件事引動了她的好奇心，她輕輕地咳嗽了一聲，希望那女子會抬起臉注意到她。可是她失敗了，於是祇能繼續地去研究她的服裝。

那女郎是穿着淺藍色的旗袍，旁邊還放着一件米色外衣和幾本書，下面也不過是白色的膠底鞋。

布料子。樣子也不美觀……她自己和自己商忖着；而且好像幾年前做的。於是她更興趣索然，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伸了一個懶腰。

那藍布衣和平底鞋使她不想再研究下去了，在都市住的時候，她能夠和幾個女友坐在臨街的窗口，研究過路仕女們的衣飾和式樣，毫無倦意地過了數小時。所以她對於這一門倒是極有經驗的。

一個普通女人。她懶洋洋地替自己的研究作了結論後，又把眼光掉到船艙裏面去。這時輪船正準備通過一個險灘，船身在兩面激流中搖撼着向上行駛。她看見艙裏有一個很小很小的男孩子，離開了瞌睡着的母親，歪歪斜斜地獨自從艙裏摸索出來。

輪船震撼着，小孩子却努力地想到船頭上來。

要滾下水去的！欄杆的空縫太大……她默默地望着那小孩，不在意地忖度着想。

浪打到船舷上來了，船身格格地左右側轉。可是孩子却在嘻笑，他攀着欄杆，蹣跚地移動着小腿，竭力想走過來。

要掉下江去了！她想。——他的媽媽却在睡覺，該死的女人，孩子要被淹死了呢！

……

可是艙裏的人都瞌睡着，誰也沒有注意到孩子的事。

輪船在逆流中顛動起來；一聲響，那孩子已隨着傾斜的船身摔倒了，二隻小腳懸空地在欄杆外踢動……

『媽媽！』孩子本能地用脆弱的小腕抓住鐵欄杆，尖銳地叫了起來。

要掉下江心去了，柳蓀惶然地想到了，心血都湧了起來，握着兩個掌心的冷汗，她呆住了。……

而聽到孩子的極叫，對面那個女子抬起頭來了，她迅速地擲開書本，搶過去把他抓住……

船艙裏的母親驚醒過來，瞥到這情景，她站了起來，可是四肢都在劇烈地抖擻，她哽咽地伸張着兩手，却一步都挪不開去……

『媽媽！』孩子在那女子的手腕中掙扎着，他的臉和嘴唇全發青了。

「危險得很！」那女郎把孩子送到臉色蒼白，兀立不動的母親的手中，她帶着微笑責備着她：「船上應該好好地招呼才好！」

女人戰慄地抱緊了孩子，二滴大粒的感激的眼淚，流落在失色的面頰上了。

那女孩子回到自己的坐位上來，嘴角上彷彿還留着斥責後的嚴峻。

「我的書呢？」她自言自語地四下尋找着。

柳蓀順眼一看，書冊恰好落在她的腳邊。

「在這裏！」她脫口回答出來。不知怎樣，在她的語調中不自覺地帶有一點愧悚，她甚至不敢抬頭看對方。

「謝謝您！」那女孩子看了她一眼，低頭檢起書冊，重新看了下去。

從那對她而發的三個簡單的音節裏，柳蓀忽然吃驚地覺察到那聲調是坦白和親切的。她悚然抬頭望着她，不自禁地對那個質樸的女子起了異樣的尊崇。

但是她却始終俯首在書本中。

「剛才應該和她談談的。」她懊喪地想起來，百無聊賴地吁了一聲氣。

這次，那女子抬起頭來了，重新打量了她一眼後，她問：

「很無聊吧？要不要看看書？」

柳蓓吃驚地看着她。

在那相當豐潤的面龐上，她看到一對大大的眼睛，在那裏面閃着一種罕見的光輝。她的嘴角依舊含着嚴峻的紋跡；但是那清湛的眼瞳却分明地在微笑了，帶着善意的，彷彿能用它來從深淵中拯救出人來一般的光輝，微笑着……

「謝謝你！」她忽然地紅了臉，一面鎮定着微微震悸的心，欣喜地說，「但是書怎麼看得下去，船上這樣嘈雜！」

我們總算談起來了！——她喜悅地想。

「那末，我們談談吧。」那女子溫和地說。彷彿下了極大的決心似地放開了書，又微笑着打量了她一眼。

她也欣悅地窺看着她。

那女子在江風吹拂中昂着頭，她的形態是堅毅和冷靜的，祇有眼睛異樣地靈活，明亮烏黑的瞳神中，閃着千變萬化的綉彩……

在那平凡的臉上，不知有一股什麼力量，使得柳蓓起了一種死心塌地的，馬上想把自己的心靈捧獻給她，依附着她，永遠也不再分開來的強烈的慾望……

「你是到……？」那女子問，眼睛含着微笑。

「×縣。」

「那末是同路了！」她愉快地說。「去工作隊嗎？」

「是的。」柳蓓興奮地回答了。

「我叫羅維娜，是隊員。這次被派到分隊去的！……我們是同事了！」她快活地向她伸出手去。

柳蓓的臉更紅了，在那坦白大派的同事面前，她發起窘來了。

「羅維娜」，這名字倒是和她本人一樣地響亮活潑——她想。但又不知該如何表示自己的好感和友誼才好。

可是維娜馬上和她談了起來，談到工作隊，談到工作的進展，談到她們共同喜愛的各種事物……在她的聲音裏，有着一種單純而喜悅的力量，不知不覺地吸引了這個羞怯的同事，她們逐漸投機起來。幾分鐘後，她也擺脫開了自己的忸怩，逐漸地活潑自然了。

x

x

x

晚上，船停泊在江心中，毛邊的上絃月，伴着稀朗朗的幾顆星了。江霧，夜色迷蒙而美麗。……

懶懶的頭倚在羅維娜的肩旁，她瞌睡了。

維娜靜肅地坐着，臉上帶着她慣有的鐵石一般的冷毅。聽着夜半江水，眼神凝然不動，祇是時時閃爍着電一般的光焰。

對着那滔天的白浪，她懷着一股幾乎是憂鬱般的，對於祖國的浩大的情熱，這種情緒燃燒着她年青的心，照亮了她的前程。當她敏感地面對着自己憧憬着的將來時，她的胸懷就像向着火一般地溫暖了起來。

她也彷彿看到許多年青的臉龐在前面向她微笑招呼，於是她的嚴峻的面龐也不自覺地洩漏出一痕又溫柔，又幸福的微笑來，使得它在月光下變得異樣地美麗。但這種由於內在的喜悅而顯現出來的嫵媚，却是一切人從來沒有從她身上發現過的。

二

小維娜在她剛滿十歲的那年父親就死去了！新年裏，母親變賣了她的一切東西，無可奈何地被祖母催促着，帶着三個孩子，第一次回到縣城中他們的大家庭裏去。

那時，她剛唸完初小四年級；哥哥維特領到了高小的文憑。

她們的歸去，實際是不受任何人所歡迎的。老祖母急燥而固執；一切的威權，完操縱在二個有財有勢的婦孺們手裏。

沒有分家的全族，伙食還是在一起，可是除了一日二頓外，全家人却全是各享各的利益。這樣，沒有父親的她們，一切用度祇好取給於母親的針線手工上，自然已沒有供給她倆求學的力量了。

在這複雜分岐的大家族中間，短髮飛蓬，又頑皮又倔強的小維娜，到處遭到那些漂亮文雅的堂姊妹羣的輕蔑和冷落。如果她們驕傲的母親發現了她在她們一堆玩時，總是用惡毒的咒罵把她打發開去的。

甚至於因為得不到她母親的賞賜，連傭人們也對這一房人白眼相加着。

這是一房的「煞星」！全家人都在背後切切地咒詛着。她們成爲全體的仇敵了。

常常爲了一點小淘氣，兄妹倆就得被叫到老祖母的面前去跪着，領受她嚴酷的家法滋味。那時，婦孺們都帶着自己的孩子們來了，一面看熱鬧，一面故意逗引着祖母發脾氣。

一小煞一星們挨了打，於是都沉默地站起來，彼此緊緊地閉着嘴唇，沒有一滴眼淚，誰也不看一眼地默默走了開去。

然後全家人也都痛快地走開了、有時還去訕笑那同樣沉默地操作着的母親。

兩個小「煞星」爲了想避免這些人惡毒的看待，就分頭地到處尋找着能夠把自己潛藏起來的洞穴……

後來她們在大花園的盡頭，偷偷地打開了祖父遺留下來的——一個老書房。就整天地躲在那裏面，翻着那些古怪的插圖和章回小說。

維特比妹妹大四歲，可是却和她一樣高。他矮小，醜陋，在祖母說來是不中用的「蠢貨」，全家却公認爲不用教育的賤胚。兄妹倆唯一的相似處，就是兩對從父親遺傳下來的，同樣發着銳利的光芒的眼睛。

現在，老祖父的發了霉的古書房中，被人不齒的小兒女却結成了一對堅固的同盟。維特儼然使用着兄長的威權，斥責她，維護她；在哥哥的面前，倔強淘氣的她可以俯首低頭，馴伏得有如一頭羔羊。

因爲維特是孤兒，同時又是長子，他必須馬上學一門手藝，以便去贍養自己一家，於是祖母和兒子們公議後，決定等他的父孝滿期後，就把他送出去當學徒。

維特沒有事，時常偷着溜到城裏去，在一個父親開着書店的大同學雷嘉處，借來一些書籍，回去就躺在祖父的大搖椅上讀着。而妹妹則像一頭馴伏的小貓似地靜靜地

伏在冷硬的紅木椅子上，屏住呼吸，仔細地傾聽着每一個字。她的兩只清湛的大眼珠，不瞬一下地牢牢盯視着哥哥的嘴巴的動作。

偶然哥哥出去了一下，她就會跳到搖椅上去，急不及待地拿起書來，緊緊閉着小嘴，聚精會神地囫圇地看了下去。

如果沒有書了時，她們就滿處搜索着。章回小說也完全讀完了，後來連語體文也看起來。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面紅耳赤地爭論不息，但祇要有了一絲的領悟，又都會欣喜地相對歡笑，然後又匆忙地去閱讀。

一直到了晚餐的時候，她倆才悄悄地溜回來，把書本小心地塞在屁股底下；於是才去心不在焉地啃嚼那些最壞的食物。

漸漸她們很少胡鬧了。在餐桌上，有時會顯着極端幸福與安靜的神氣來，總是心領神會地互相微笑着，說話也變得客客氣氣的了。

爾當這些時候，年青初寡的母親，一面照拂着小兒女的食物，一面以憂鬱的眼神注意着這一對小兒女，從心中暗暗地流着痛惜的眼淚。

母親出身很好，從小受過與男孩子同等的教育。她在辛亥革命的醞釀中邂逅了年青熱情的父親，於是就結合了。這大膽的婚姻轟動了整個縣城，祖父臨死還宣稱永遠不許

這非正式的媳婦進門。但是父親沒有理會這威脅，他倆毫不顧忌地仍然一起工作，直到她有了孩子，又在外面安了小小的家。

辛亥革命完成後，父親去日本，三年後回來。他的工作更加積極了，行動也遭受了別人的監視；第三個孩子剛出世，他失蹤了，母親千方百計地打聽，結果祇得到他在獄中偷遞出來的一封信，接着就死在酷刑下……

丈夫死去後，她更成了罪大惡極的禍魁。雖然已得着婆婆慈悲的赦免，可是她的身份却永遠不能與妯娌們相並的了！她祇是全家沒有報酬的奴隸，成日成夜地爲他們作着苦役。

把眼光安放在遙遠的未來，她冷靜而固執地生活着，用慈母的太陽一般的熱愛，來培植着這三枝處在冰雪中的小小的幼芽；從那兩對銳利地放射着絢彩的眼睛中，她喜悅地看到了丈夫的前身，和他們輝煌果敢的將來，她要依照丈夫的遺志來教導他們。

他們就是這樣無聲無嗅地生活了一年。

一對小兄妹已經差不多唸完了那個書店中所有的書籍了，廣博的學說啓迪了兩個幼小的心靈，他們從書籍中瞭解到了整個的世界，也瞭解到了整個人類的的生活。現在，這兩顆固執的心靈，除了對於光明，對於廣大的幸福的憧憬外，更起了一種堅決不渝的信

念，而對現實的醜惡感到厭憎和不满。漸漸地，他們各自心腹中蘊藏起一種莊嚴的，不可告人的思想來，他們作着勇敢的追求，彼此迴避着對方，而又轉灣抹角地互相督促和勉勵。他們都默契到這一切是什麼，但一種稚氣的羞怯，使得誰也不敢輕易地把這密藏在二人心頭的，同樣的祕密互相大膽地揭穿。……

由於這一種共同的神祕的心曲，建築了小兄妹們和母親三人中間最堅固的信誼。他們靜靜地用彼此的靈魂來相愛着，他們互相都明白：在茫茫的暗淡的前途，他們彼此將不是孤獨的，而是有着一條看不見的軌線，牽引着他們的心，永遠綰繫在一起的……他們逐漸地改變的舉止態度，不平凡的錚錚的談吐，和兩對銳利的眼睛中的那種無言的默契，都使母親更仔細地作了審察，她爲這兩顆早熟的心的趨向感到喜慰，但又掩和了慈母過慮的憂鬱。這母子三人都在眼前的陰晦中半驚半喜地預感到了暴風雨的襲來，而作了勇敢的等待。

秋天，維娜從一場重病中恢復過來，在床上將息着。

她望着天，天是晴朗的；有幾隻蒼鷹在高空盤旋……

小小的倦乏的心，莫明其妙地惆悵着，彷彿渴望着什麼，但一時又想不起來……

這時，哥哥進來了，矮矮的，顯得更瘦削了一點；但那眼神也更銳利，閃着又興奮

又憂鬱的光，坐到她床邊去。

她高興地向他指點着天上的翔鷹，但哥哥却心神不定地漫應着，出起神來……

母親端了藥進來，哥哥很快地站起來走上去，用着大人一般的口吻向她說：

『媽媽：我有要緊事，需要一點錢。媽媽有嗎？』

母親慈愛地看着他：

『特！可以的。可是你不要鎮日在外面亂闖，這幾天氣色不好，當心生病！』

這時候，妹妹的眼睛偶然瞟向哥哥，不禁吃了一驚。

她看見在他的眼眶裏，晶然地噙着二粒眼淚。

心絃突然繃緊了，她倚在枕上，默默地觀察起來。

半天，維特回過臉去，失措地微笑着：

『不過是想買幾本書，媽媽給我吧！』

母親伸手在衣袋裏掏着錢。

『媽媽！』維娜在床上示意地叫。

維特很快地回頭瞥了她一眼，他的臉色蒼白了。接過錢，稍稍遲疑了一下，就走到

她面前來：

「妹妹不是有一個小箱子嗎？借給我裝一下書。或者 我用這個和你交換。」
從衣袋中拿出一支鋼筆來 笑了一笑，很快地塞在她手裏。

她呆住了……

爲了這支筆，她們破例地吵過嘴的；但後來媽媽還是判給哥哥了。

維特把它珍貴地保存着，平時連借用一下都不輕易許可的。但現在却又自動地送給
她來……

金屬的筆桿，在她病後無力的掌心中，沈甸甸地閃着光，好像是剛才細心拭過了
的。

她望着維特，哥哥正俯視着她，在微笑，眼睛發着金屬一般的輝光……
她的心沉了下去。

想了一會兒，神疲力竭地嘆了一口氣，於是從床內搬出空着的小箱子來，然後在枕
頭下摸索出一個紙包，打開來，裏面有她積蓄了好久的一點錢。

「把這個帶着好了，哥哥！一起買書回來吧！」

維特的眼睛發射着喜悅的興奮的火花，滿意地向她微笑起來：

「你相信我？」他問。

「相信的！」她肯定地回答。

「那末，我走了！」他說。

帶着差不多要哭出來的神情，她萬分艱難地點着頭。

他默然地走了出去，在房門口停下來，向正在忙碌的母親投射了深沉的一瞥，就很快地走了。

她躺了下來，酸楚地閉上眼……

什麼都明白了！窗外的翔鷹還在盤旋，但那敏感的成熟了的小心，却整個沉陷在寂寞和絕望中了！……

晚上，維特沒有回來，母親在他床上發現了留下的紙條：

「媽媽：我走了……」他這樣寫着。

一家人都忙亂了起來，祖母噉啣地糾纏着母親，打着她的嘴；小弟弟被擲在地上大聲地哭叫着……

但是維娜沒有流淚，她祇感到寂寞，和滿腔無名的悲憤。她知道哥哥是對的，她相信他的。

從此，那一雙孤獨的，清湛的眼睛，常常在深夜里，獨自作着飢渴的，固執的搜

求，那光芒彷彿要穿射過屋頂，穿射過黑暗，直看到那深不可測的黑色的蒼穹中，去尋求一個孩子所不能理解得到的，宇宙的無窮的真理……

x

x

x

哥哥出走後，始終沒有過一點消息。

她仍然每天孤獨地潛到那失去了同伴的踪跡的老書房中，苦苦地作着自修。

有一件事促使她加緊了對自己的克制。

差不多每個星期，從來沒有間斷的，她總可以在郵差的手中接到一份沒有註明寄信人地址姓名的書籍，或者是雜誌，剪好了的報紙。

有時是新的，也有已經差不多閱讀得快破爛了的，但總是細心地包裝着，在一定的書面的角度上，印着一顆鮮明的名章——「雷嘉」兩個字。

這名字常常由哥哥口中提起過，她是很熟悉的，於是她更安心了。她知道哥哥還是照樣地關切她，幫助她，爲了不使哥哥失望，這小女孩使用頑鐵一般的意志來專心對待這些書本了。

一天早晨，她聽說家里到了客人。

祖母傳話出來，要母親去見客，這是很罕異的事。但她最害怕這許多不必要的禮節，於是大清早就挾着二本剛到的書，潛到書房裏去。

門是開着的，維娜以爲是傭人們開的，就不加思索地進去了。

『是誰？』

一聲洪亮的，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詢問，從屋角中嚴厲地吆喝着。

她看見一個老人站在書櫥前面，向她回過頭來，眼光帶着凜然的斥責。

她呆住了，不知該如何回答。

老人慢慢地向她走來，從深度的老花眼鏡下，虎視眈眈地看着她；在長長鬚鬚下，發出雷也似的轟聲：

『你是誰家的小孩？』

她瑟縮了一下，書冊掉下地去。

老人的眼睛，威赫地從落在地上的書籍，轉到那雙小小的白鞋上去，於是俯下身去，用較爲溫和的嗓音問道：

『維娜是你嗎？』

回答的是默然的點頭。

老人的眼色更溫和了，躊躇了一下，於是把一隻大手加在她肩頭上：

『你不會認識我的，孩子，我是陸放伯伯！』

孩子的眼睛大大地睜了開來，美麗的睫毛像兩把羽扇。

記起來了，這是她遠房的表伯父，是父親早年最親密的同志和長兄，爲着革命受過傷，賣過命；後來因爲不滿意袁氏的執政，憤然去職歸隱的。聽說父親的遺書上還提起他的；媽媽也常常把他和父親的英勇故事講給她兄妹倆聽。雖然沒有看見過，但他已使小兄妹倆私心嚮往了很久了。

她偷偷地窺視了一下。

老人穿着黑色的長袍，異常偉岸地在書房中踱着大步，時時用獅子似的威嚴的眼光，上下地掃射在她的身上。

她不禁欣喜起來：是他，是我們的陸放伯伯來了！可惜哥哥走了！

老人踱到她面前來，仔細地在眼鏡下打量着他。

端正而寬闊的前額，閃爍着固執的光芒的大眼睛，略帶着頑皮然而昂然緊閉的小嘴，不禁使他神傷地想起死去的兄弟，想起他臨死時偷寄出來的遺言，喟然地長嘆了！真想把這小女孩擁在自己的手腕裏，吻一吻這一雙神似着兄弟的亮眼睛。

剛走近她，他又遲疑了，眼睛觸到小姪女已經發育得豐滿了的胸脯，帶着半成熟的大女孩優秀的風度，和她的瑟縮不安地低垂着的頸項。

於是他又忽然焦燥起來，帶着老年人特有的暴躁，揮走了小女孩。

x

x

x

第二天，她被喚到書房中去，意外地在那裏看見了她的母親。

母親坐在陸放伯伯的對面，顯然已像談了很久的樣子，她用憐惜的微笑迎着維娜。

「維娜！」她問，「你願意去陸放伯伯家去玩嗎？」母親的音調中顯得有點尙促不安。

「我……？」

「四弟妹！」老人焦燥地打斷了她，「這些事情，用不着徵求孩子的同意的，既然兄弟遺言把她給了我，我就非得將她帶走不可。在你身邊這種環境，將來難免不和她哥

哥一樣結局，我們應該讓她繼續我們的路，沒有錯的……」
母親不安地微笑着，傾聽着老人的話。在她溫柔的眼睛裏，維娜看見慈母的眼淚在輝耀。

她覺察到自己是一個被判決了的囚犯，好像失去了任何挽救般地恐怖起來。

她的胸脯開始急遽地起伏，等待着，想放聲大哭一場。

可是，陡然地，她想起了哥哥的出走，想起了那臨行前火花一般的一瞥來。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撫平了這女孩子徬徨無主的心，她緊緊地咬着嘴唇，屏住了剛剛準備發作的哭泣。

在她的眼睛裏，燃燒起了固執再敢的希望的花火來。她背過身去，敏捷地用手背拭去了眼角上的淚水，回過臉，用毫不介意的口吻說道：

『媽媽，我要去的！』

老人得意地瞟了母親一眼，想說話。

可是母親却把頭低了下去……

x

x

x

夜深，沒有熟睡的母親，覺察到女兒潛到她床上來。

「媽媽，你知道人家給我寄來書籍嗎？」她問。

「知道的，寶寶。」

「媽媽，你曉得陸放伯伯的地址？」

「曉得的。」

「你每星期轉寄給我好了，媽媽。」

「是的，寶寶。」母親答應着，把女兒擁在自己的懷裏。

「維娜，我想和你說一下關於爸爸的死……」

一陣輕輕的戰慄從女兒身上傳過來，黑暗中，她聽見維娜給哽咽窒塞了的呼吸聲。

「媽媽，我們都知道的……」頓了一下，她抽咽着；「我和哥哥早偷看過了爸爸留下來的信了……」

母親不再說話了，祇緊緊地擁住了她。

維娜覺得自己的臂上，滴滿了母親的熱淚，她把頭俯在母親的懷裏，無聲地哭了很久。

x
x
x
第三天，被牽在老人有力的大手中，她和家人告別了，跨上了開往鄉間的小火輪。

輪船開了，兩旁的湖岸在窗前向後飛駛，碼頭漸漸地隱沒了。

忽然她想起了母親，想起了她帶着淚的叮嚀，想起了那個古老的書房來……

一切的倔強都瓦解了，帶着極度的絕望，她對着後退的流水哭了出來。

後來覺察到有一隻大手放在她的頭上，她吃驚地抬起臉來，在淚光中，她望見一雙充滿了慈和的光輝的眼睛在注視着她。

孤兒的敏感的心，陡然開朗了，她把頭埋進老人的懷中……

老人的眼睛也不禁潤濕了，他用手攬住了她。

這是生平第一次，他用慈父的愛愛上了這個倔強的，承繼着死去了的兄弟的血液的，現在伏在他身邊的小女孩，而且下決心永遠地去愛她。

x

x

x

建築在自己的產業上的老人的隱廬，周圍是池水和竹林，後面是豐饒的山巒，綿互着無邊無際的林木，松濤……蒼鬱鬱的陰影，倒覆在綺麗的池水上；那幾間小小的瓦屋，被庇護在陰鬱的山水之間。

老人也有一個家，遠遠地被安置在村落中，住着他的老妻和媳婦，帶着一羣孫兒們。

五年前，老人驅逐了不務正業的唯一的兒子，致使暮年的夫妻，反目而分居。

現在，當陽光較好的日子，那個困了晚年的不幸而顯得衰弱了的老婦人，常常扶着最大的孫兒，瞞着人，偷偷地走到這遙遠的山莊來，藉口察看莊稼，她把維娜叫到外面去，久久地盤問着老人的近況，然後又擦着枯涸的老眼，唉聲嘆氣地扶着孫兒回去。

日子像湖水一般地寂靜。每天，在綠雲一片的荷池畔，在古木參天的森林中，有時是靜夜或是春朝，這個女孩子像小小的林妖一樣，伴着老人漫步蹀躞着，聽他縱談着古往今來，忠臣義士的軼事，和當初在辛亥時代父親的顯勳……

但祇要談話一涉及現政，興趣勃勃的老人就會馬上閉口無言，憤恚地嘆息了。

報紙他是不看的，老人從來不肯相信它上面的話，他憎惡軍閥，憎惡不冷不熱，祇知道張嘴說現成話，搖旗吶喊的青年，和那些個沒有骨氣，貪生怕死，失去了戰鬥意志的政客……

『中國是要亡在這般人手裏了！』他常常喟然地長嘆着，連連地搖着頭。

在他的房裏，掛着革命時他使用過的指揮刀，箱中珍藏着多年征戰的戎裝，現在嘴裏雖說是浪跡山林，但每次翻開來看到這些紀念物時，他就禁不住自己熱血的沸騰，回憶起青年時代的壯烈事蹟，犧牲精神來。

但他馬上就想到自己「至死不問政事」的誓言來，對着這整個動盪的時代，他就把這付沉重的鐐銬鎖着自己未老的雄心，硬把它埋沒到山林田野之間，違心地過着時日。長日永晝，維娜在侍奉老人之餘，使獨處在自己的臥室裏。滿架的老人的兵書，古玩，名畫，作了她房中的全部裝飾。一個幽緻的半圓窗，展開了屋前的世界，就像一幅出自名手的山水古畫，伴着她過盡了寂寞的童年。

現在，她已長成爲一個學識充足，發育完全的少女了。老伯父雖然固執，但却絕不干涉外界新知識的輸入，藉着母親的幫助，她仍然按時收到那注名「雷嘉」的人不斷地寄來的書籍和報紙……

在那些難得理解的書籍上，每頁的空白裏，都有細細的字跡加以詳細的注解，引證，下面也注着——「雷嘉」。

她就每天潛居在這寂寞的小村舍中，苦心地，用整個超過了年齡的理解力，去體會那些加着注解與符號的難懂的文字，每字每句都作長時間的思索和吟味。

日甚一日，她懂得了更多的事情；也日甚一日地，她對那素未謀面的教師——雷嘉，起了親切的感情。常常幻想着他的面容姿態，有時夢見他和哥哥在一起。在這少女單純的心上，堅決地認爲世界上最好的人型就是——哥哥和雷嘉。

她也想着哥哥臨行前那種興奮的眼神，那一剎燃着神異的火花的無聲的凝視。

這凝視，現在她斷定了哥哥是在告訴她無窮無盡的話，正如那書本中所說的一樣：

書闢——自由——和幸福……

『你相信我嗎？』

『相信的。』是她肯定的對哥哥的回答。

無論是白天，黑夜，睡裏夢裏，那一雙凝視的眼睛都在她少女的心頭燃燒。那些書本都在活潑地談着無窮的話，使得她變得更快，更堅毅。書本上美好的知識，滋養着她那內在的靈魂，使她有了一種嫺靜新鮮的姿態，昂然地超出一切人，這是那些村姑們永遠無法模擬的。

四

醞釀了好久的戰爭終於爆發了。

從四面八方，湧來了各種各樣的人羣——避難者 宣傳員，軍隊……


人的洪流衝進了這安靜平和的小村子，報紙用特大號字排印着戰事的消息；

「抗日戰爭到底來了——」每一個青年人心中，都在又驚又喜地唸着這樣的話。

抗日戰爭——維娜狂喜地想着。

抗日戰爭到底來了——她是多麼地需要像這樣的生活啊！

可是，陸放老人却在緊張的戰爭聲中，奇異地憔悴了起來。

抗日戰爭到底來了，中國是不會屈服的！曾經發過重誓的老人，有如如火如荼的時代的呼聲，又起了勃然不可遏止的雄心。

一夜夜地失眠，他檢查着自己三十年前的戎裝，指揮刀，這些都在呼喚他，鼓舞着他重上前線；但他即刻又頹然地放下來。他那不肯妥協的倔強，和愛國的雄志，竟夜地在作着強烈的衝突……

被戰爭嚇慌了手脚的縣長們，鄉長們，以及本地的士紳，都親自來拜會了老人，懇求他來主持這漸漸近來的戰事。

可是歷年來的民族的創痛，使得他不能再信任祖國的實力。他仍是咬着牙拒絕了。炮聲也一天天更近來了！

戰爭，像燎火一般，燃燒着年青的人們，他們紛紛地起來應戰了，年青的心是不肯妥協的。

這時的羅維娜，像一柄珍藏了好久的利刃一樣，霍然飛出鞘來，她決然加入了從縣裏來的學生宣傳隊。他們領導着全村青年婦女，活躍起來——演講，教訓，報告戰況，分析局勢……她完全被捲入戰爭的烈焰中。現在，她的潛藏着的能力和學識有了實用的機會了。

而且，彷彿是上帝特意安排好了的日程一樣，這山林的女主人——羅維娜，在這小小的鄉村中，在這戰爭聲中，用着少女蓬勃的熱情，她愛上了那個由外面的世界上闖進來的，第一個青年學生——高原。

他是×大的鄉村服務隊隊員，因了工作的關係，他和她結識了。她向他談起戰事，談着工作，談着報紙和書籍……這博學的姑娘，引起了她極大的驚異和深切的戀慕……

除了工作的時間，她們每天就在湖邊，在山谷間，在松林裏漫遊……地談着，談着……

她被他所描摹的外面廣大世界的一切吸引住了，她多麼渴望飛出去，到那無邊的，自由的土地上去！因此，她更把這外面來的，有着魁偉的體格的年青人，當作了唯一的救星——能帶着她飛開去的人。

她沒有拒絕他的求愛，把他帶到伯父面前去了。

老人正在焦灼中，他的誓言已全部崩潰了，但他不敢放心讓這長成了的姪女——他在這世界上唯一的所愛者，隨着自己毀滅在這艱苦的戰爭中。

他接待了高原，把他留在身邊盤詰了好幾天，最後，他滿意了這忠實的少年人，他把她親手交給了高原，並且命令他立刻帶着她走。

就在他倆走後的第二天，老人重新穿上三十年前的舊戎裝，佩着指揮刀，他召集全村的壯丁，率領着他們，向正在逼近來的敵人迎戰……

小村固守了十五天，終於因為沒有援軍，他們全部犧牲了！老人帶着不可救治的創傷，回到自己家中。斷氣時，他還牢牢地握着自己的指揮刀！他的老妻睡在他旁邊，她也服了毒……

敵人佔據了村莊。

五

羅維娜到這後方來，就在這山城甲，她做了高原的妻子，過了兩年的共同生活。高

原的事情做得很好，并且從淪陷了的家鄉，他的父親還給他們匯錢出來。他們擁有一批同一個階層的朋友們，生活得熱鬧而忙碌。人人都羨慕着這一對幸福的年青夫婦。高原滿足地對整個人生微笑着，感激着，他覺得什麼都洽意，什麼都是美好的。

可是維娜却一年比一年地沉默了下來；她厭惡着這無理的喧囂的人生，憎惡這永遠是無聊而單調的生活。她在人羣中很少說話，有時對高原也是這樣。那兩片嚴峻的嘴唇，終日緊緊地封閉着，很少一笑。

她歡迎靜寂的夜晚，當一切客人都走了，屋子裏都睡得靜悄悄地，於是她從高原的手腕中偷偷地溜出來，披了一件白色的睡衣，坐到臥室外面的涼臺上，獨自默默地盤桓幾小時，她那清湛的眼神，哀愁地凝睇着黑夜的高空，一動不動。

她時時不忘掉她少年時代的理想。

那時候她夢想，她尋覓，她像一個嬰兒似的抱負着稚氣的自信，在人生的路上滿跚地走着，看着，心中充滿希望！

可是，這幾年來，那類幻想已一點點地被現實的醜惡剝奪盡了，留下來的祇是一種美麗的夢一般的悵惘。

現在她停留在自己的小圈子裏，她準備重新來開始探討，開始認識。但那一股堅強

的自信力已無形地消逝了，不知從何時起，她覺得自己在開始軟弱起來，她落後了。這是爲什麼呢？幾年的生活，無可否認地都是幸福與和平的。小小的天地間，充滿了從未嘗受到的甜蜜的温情，這應該是正適合一個女孩子所需要的。

但是她用不着，她靜不下心來。她不時的悚然回顧，總覺得在那人人覺得是幸福的後面，兀立着一個龐大的罪惡的陰影，它永遠和她敵對着，不讓她安甯。總是在她愈感到安適的時候，它也就愈加擴大，愈加沉重地逼近了她。

那末，你要的是什麼呢？她時時恐懼地自問。她記得在從前，即使是在一家風雨飄搖的時候，在最緊張的戰爭聲中，她的心總是平靜的，像一只張帆疾駛的小舟，恬靜而愉快。但是，現在，生活那麼悠閑而滿足，她却無法得到片刻的安寧！

雖然處身在熱鬧的人羣中，甚至在高原熱烈的擁抱中；也總有一種不可名說的厭惡與寂寞，使得她和一切人離得遠遠地。她看到人們不論是如何的在互相親愛，扶攜，但她總覺得那中間却隔着一些距離，永遠不會是真實的，心貼着心的親近。

於是，當她獨自凝望着多星的太空時，她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心靈的飢渴，沒有誰能理解，誰能幫助，有時連她自己也說不清楚她是在渴望着什麼。

她自己也覺察到她是在變了。這些時，她變得十分的冷酷，憂鬱，她甚至於因此貌

視青春，藐視愛情，藐視着人間一切涕淚與歡笑。但是她却不懂得自己在希望的是什麼！天堂的永生不爲她所信託，僅僅爲着邁過人生的旅程，她才拖着倦怠的腳步嗎？仰對着繁星密佈的夜空，這種無端興起的幻滅的悲哀，往往使她茫然不能自己。

這已是來到山城的第三個春天了。

陽光晶晶地照着，從屋裏望出去，馬路上騰飛着一片灰沙，一片人聲，車聲在騷鬧；蒼鷹在碧空中旋舞，它的上面停着幾朵白雲。

但是，春天不是她的，她沒有春天。這幾年來，她只像籠裏的小鳥，關在俯促的小天地裏。春天來了，春天過去，她只能從草木的顏色上，從瓶花上，從遙遠的山巒上，和馬路上招展的仕女們底衣飾上，去推測節季的變換。

這山城的貧乏的春天啊！這困居在籠中沒有自由的翔鷹，一年年讓焦灼燒毀了自己的雄心！……

鳥是要餌的，高原用他最單純的愛來飼養她，用種種好聽的名義底鐐銜來套住她的翅膀，她快要失去飛翔的能力了！

望着藍色的雲天，她無可奈何地伏在桌上哭了起來。

後來，有一隻溫存的手，撫弄着她的肩，她聽到高原吃驚地詢問：

『什麼事？維娜！』

她沒有抬起頭來，却反推開了高原的手。高原疑慮地，俯身去看她。

這女孩子傷心地哭着，彷彿遭遇了什麼重大的不幸。

近來她顯得很憂慮不安，但高原是不善猜測人的心思的。他對她近來的改變很着急，却又無法捉摸到她的真感情。

她倒底還脫不了孩子脾氣，高原想着。他比哭泣更耽憂些的是她的沉默，現在她雖然在哭，可是事情却好辦多了。

『小維娜，孩子氣，又想起什麼來了？』

他哄慰着她，一面摯愛地攬住那個抽噎的肩臂。

於是維娜仰起淚水模糊的臉來，帶着熟望地嗚咽着。

『我想要……出去……！』忽然，她俯到他懷裏痛哭起來。

高原手足無措地望着她，搖着她。後來，忽然恍然地想到了，他望着窗外，窗外是晴天，亮晶晶地閃着陽光，馬路上響着嘈雜的人聲，汽車在吼叫。

看了一下錶，正午一時半，於是她暫時丟開維娜，從沙法上拿起當天的報紙來，眼

睛尋覓着娛樂圈中的廣告。

「國泰，今日榮譽獻演『情海迴瀾』。」

好片子，高原興高彩烈地想着，於是在書桌上坐下來，手忙腳亂地寫了張請假條，打發男僕替他送到辦事處去。

僕人走後，他戴上帽子，替維娜拿起了短外套和手提包，用手帕給她擦着眼淚，高興地哄着她說：

「別哭了，維娜，我陪你出去看『情海迴瀾』，去吧！」

維娜茫然地抬起頭來，望着他。

「什麼？」她問，眼角上還閃着淚光。

「走吧！」他替她披上了外衣，挽着她走下樓梯，出了大門。

維娜懷疑地望了一下高原。

「你……？」她還沒有問出來，可是他卻向她喜洋洋地一笑。

「這回你該高興了吧？」他問。

「我………哼！」

她終於也明白了，把嘴唇緊緊地閉住，但是從齒縫中，卻不自覺地漏出一聲苦笑。

來。

又得到暫時的膠合。

回來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電影裏盪人魂魄的愛情，使這兩顆逐漸分離了的心，

『有一個大兵來會太太，等不及，又走了！』陳嫂在廚房中趕出來告訴她。

維娜詫異地在房門口停住了，這該是誰呢？我那來當兵的朋友？她躊躇地思索着。

『進去吧，維娜，你又在想什麼？』高原在後面催促着。

她勉強進去了，扭亮了電燈，在小圓桌上拾到了一張名片。

「維娜妹，明晨十時希來××路×號雷寓一談，以慰十年渴念。」

翻過來，那上面印着「羅維特」三個字，她呆住了。

高原解了一半領帶，他走過來讀了。『這是誰？』他微皺着眉，拿着名片向她問。

維娜沒有回答，又把它搶過來，默讀了一遍。她半響說不出一句話，忽然伏在沙法

上哭泣起來。

高原困惑地望着她，搖了一搖頭。

『怎麼了？你……？』他問。

哭了一回，她站起來，走到窗前去。

天黑了下來，江北的燈火漸漸地繁密了，黃昏的風拂着她的短髮，她漸漸地平靜了。

兒時的一切，風駛電掣似地從她的心上閃了過去，現在，這兄妹倆意外地將在重慶見面了……，她忽然戰慄地感到這幾年和平幸福的生活，只像一架枷鎖，致命地拖住了她，使她變成了一個完全違背了從前的理想的平凡的女子了。

風吹着。她痛心地追憶起從前的事來，不禁酸楚地閉上了眼睛。

高原過來撫着她，她聽見他柔和地詢問：

『有什麼事嗎？維娜！是不是不舒服？』

她像突然被火灼着了似的跳了起來。

『不要管我吧，高原，讓我安靜一下好嗎？』

她尖聲嚷叫着，很快地跑進臥室。「砰！」門鎖上了。

高原無可奈何地聳了一下肩，重新又拾起那張名片來看，解了一半的領帶，散亂地掛在胸前。

那晚上她們是第一次背對背過去的。

六

第二天，她按着地址找去了。

那是一個書店的堆棧，房間佈置得很精緻，但滿地却散亂地堆疊着書摺，一切的傢具上，蒙着一層厚厚的灰塵。

她小心翼翼地跨着書堆，一連走過了三間房，都找不到一個人影。

最裏面的一間，放着兩張床鋪，有一個青年人背着門，伏在一張書桌上寫字。

她停在房外，「請問……」寫字的人回過臉來，遲疑地望着她。

他穿着灰色軍服，眉宇之間，蘊蓄着超過年齡的嚴肅，銳利的眼睛，微微颯攏來，人，一面機警地掩了桌上的紙張。

「找誰？」他問。但是接着就跳了起來，手裏握了筆桿。

「維娜嗎？」

「哥……哥……」她欣喜地叫。

維特跨過一個書堆，握住了她的手，百忙中看了一下錶。

「十點鐘還不到，不過我是在等妳呢！」他說，一面愉快地觀察着他的妹妹，「不認識了？」

她也喜悅地望着那雙依然發着兒時的光輝的親切的眼睛，和他那短小精幹的個子，黯然地笑着。

「說些什麼好呢？望着眼前又親切又陌生的哥哥，她無端地浮上心來一陣異樣的黯淡。眼中不禁閃動了淚水。」

但維特却直然地看着她的眼睛，高興地問；「怎麼？你看我變了嗎？不過你依然是我理想中的妹妹，好極了。」他滿意地笑出聲來，露着一排雪白的整齊的牙齒。

「他真是一點都沒有變。」維娜想着，突然，她覺得從今天起，自己重新有了親人了，這個同一種血液，就是靈魂也是一樣的人，現在是站在她的眼前了。

一剎間，好像一個走了長途的人，望到了目的地一樣，她神疲力竭地想起了這幾年的生活，眼淚很快地又湧了上來。

「哥……，她開始哽咽着說。」

可是門上起了輕輕的彈指聲，維特回過臉去，不耐煩地吩咐着：

「進來！」

進來的是一個高頤的中年人，穿着整齊的西服，嘴裏含着一個煙斗，愉快地微笑着。

『是維娜來了嗎？』他問，不慌不忙地伸手向她，『失迎得很，噯，我們可算是神交十年了——我是雷嘉。』

這名子有着使她心跳的力量，她吃驚地握住了他的手。

『雷嘉……？』

於是用電一般飛快的一瞥掃射過他的全身。

雷嘉的臉是白暫的，精緻的，愉快的，小眼睛上架着銀邊的漂亮的眼鏡，鼻子微帶一點鈎形，臉上浮着對萬事滿足而謙虛的微笑，靜靜地站着，嘴裏依舊悠然地嚼着煙斗。

這可能是他嗎？她匆忙地意識到。

終於把他結識了！猛然覺察自己的手還被他握着，連忙抽了出來，不自覺地臉上發了燒。

『真想不到又遇見了您，』她壓制住了自己的興奮，向他說：『這些年來，承您不鄙地給我指示，我一直都在感謝着。』

雷嘉取下烟斗，謙和地欠了欠身子，「請坐吧，這些年來沒有一面之緣，我常常引爲憾事，今天是……。」

「坐下來說好了！」維特幾乎是嚴厲地命令着，「坐下來，維娜！」

於是雷嘉笑着向她讓了坐。

維特在對面坐着，用手摘着自己的短髮，釘視着她的臉說：

「怎樣？那末你已結婚了，在這裏生活得怎樣？」

她羞慚地看了他一眼，不覺低下頭來，勉強笑着說：

「還可以……哥哥呢？」

維特的前額嚴厲地蹙了起來。

「我馬上要走的，這次是爲了受傷同志的藥品問題來重慶的。」

於是他用沉重的嗓音開始告訴她——

他從家中出走後，進過學校，也當過學徒，「九一八」後，他和雷嘉參加過東北義勇軍，但不久被解散了；他過了幾年流浪生活，認識了很多人，後來又坐過監獄；直到「八一三」戰爭爆發後才被釋放，回家不久，家鄉就淪陷了。他帶領着新編制的壯丁退到山裏去，就在那裏組織了游擊隊。這幾年他就率領這一羣倔強的農民們過着堅苦的

戰鬥生活。

他的話簡單而扼要，每個字都有它充份的力量，雷嘉在一旁靜靜地聽着，抽着煙。這書店主人的雅緻愉快，恰恰與維特的粗野嚴肅成了顯明的對比。

他又談着：如何克服農民們的自私心，如何推進鄉村教育，和生產建設，如何地努力設法增強每個隊員的戰鬥意志和能力。

『你們的地址，我們尋找了好久。』他又說；『我與雷嘉真怕你因為缺乏了聯繫而沉淪下去，最後，還是雷嘉找到了，他發現你在他的書店裏訂了許多雜誌，我們按照這地址找到了你，而且由此斷定你沒有被都市生活所腐化。』

午餐後，維特繼續着他的報告。

『弟弟死了！因為他領導着全體同學，拒絕學習鬼子的文字，由校長的密告而被殺死的。』他的聲音很平靜，維娜在她的臉上，看不出的一絲淒苦的表情，只是在他的眼睛上，有一種異常嚴酷的光亮閃動了一下。

『可是那個校長不久也被暗殺了。這學校現在依然操縱在我們自己人手裏，我替弟弟報了仇。』

『是你嗎？』維娜問，聲音凜銳，兩隻拳頭在桌下緊握着。

維特向她微笑地瞥了一眼，輕輕地點了一下頭。

「因此我再也無法在家鄉活動了，敵人到處嚴密地搜索着，我只能在半夜裏偷偷地回去看一下媽媽，後來全家人爲了我的安全，也不讓我回去了；媽媽也像抵押品般地被監視起來了。」

維娜滿腔熱淚，她的嘴唇閉得更緊了。

「可是媽媽精神相當好，這次的抗戰彷彿也使她年青了。弟弟的死並不使她灰心，但她却乘機藉口懺悔罪過而信了教。爲了受傷同志們，她冒險用着基督教徒的名義去省城運輸藥品，一次都沒有失敗過。從事於這種工作，她真不愧有基督教徒的殉道精神呢！」

「哥哥！……」維娜忍不住她的熱淚了。

「設法帶我回去，我要看看媽媽；……」

維特笑着搖了搖頭。

「讓我回去吧，哥哥，不要遺棄我。我也是媽媽的女兒。」她苦苦地祈求着。

「回去是不可能的，維娜，做工作，你還缺乏訓練；如果你去侍奉媽媽，那你一定會挨媽媽一頓罵的。」忽然他難爲情地笑起來，「媽媽甚至於罵我，當我偷回去看她的

時候，她說我脫不了傳統的家庭情感，說我自私……」

「可是我要參加你們的隊伍的。」

維特帶着慈和的眼光打量着她。

「你暫時留在這裏好了，我回去得經過敵人的封鎖線，很危險！」

「我不怕，我需要工作呢，哥哥！」她勇敢地請求。

「雷嘉會把你訓練出來的，我把你交給他已經好多年了。」維特笑着說，「如果有機會，將來你可以回去的；但是，不要性急，這世界到處都需要我們工作……。」

他們繼續地談下去，一直到晚上。

x

x

x

回去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他們把她送了出來。

「再見，如果還有時間，我會再來看你一次的。」維特用他特有的低沉的嗓音慢吞吞地說。

「不，我來看你們。」維娜輕輕地搖着頭，嗚嗚地望着地面，一面咬着嘴唇。

「好吧！」維特覺察到她的隱衷，把手伸向她，簡單地答應了。

在那緊緊的一握中，她馬上感到窒悶的心，像掉了一塊重鉛一樣，突然地輕鬆了。

她向他感激地一笑。

『再見！』雷嘉浮着靜靜的微笑說。在他的聲音裏，吐露出一種聽去十分親切而舒暢的東西，使得她不由自主地注視了他一眼。

雷嘉於是重新微微地欠着身：『時常來談談。』他增添着說。

『好的，再見！』於是她戀戀地走了，消失在街心中。

維特滿意地看着她的後影，用手擰着他的短髭，慢吞吞地說：

『媽媽常說：我是火種，可是維娜却是燈塔，如果把她也燃亮了……。』

那會在暴風雨裏，永恆地發着光……雷嘉在後面補充着說。

維特回過頭去，看見在他的朋友愉快的臉上，流露着一點不自覺的，惆悵的神情。

他沒有說話，却把手默默地加在他的肩上。

七

回到家裏，她獨自好久好久地坐在涼台上。

城市已開始寂靜下來。高原的鼾聲，細細地，均勻地從寢室裏流洩出來。

繁星在高空閃爍，她默然地看着，從心頭，隱約地，不斷地滋生着一種新生的喜悅。

「都見過了！」——她靜靜地凝思着，「可是，我却顯現得何等平庸了啊！幾年，生活停滯在一個小圈子裏，好像泥淖一樣，越陷越深了！」

她苦惱地咬着嘴唇，把頭仰向天上。

「難道我是弱者嗎？」她自問，昂視着高深莫測的蒼穹。維特的話，就不斷地在那無限的黑暗和光彩中間，低沉而有力地反復在她心頭述說起來。

這時，整個山城寂然無聲，想着哥哥的話，她彷彿看見自己的週遭，四方八面，都充塞滿了各式的陰影和幽靈，它們無聲地來到她的前面，無聲地向她訴述着無數的言語。……

她又彷彿聽到夜半魔鬼的竊笑，從遠處掠過來，低沉恐怖，使得那些可憐的精靈，起了無聲的慌亂，紛紛退入暗處。……

而這時，有一張睡態惺忪的臉，偶然抬了起來，張了張嘴，（也許祇是想打一個呵欠）；可是另外一隻大手却已迅速地扼住了他，它掙扎了一刻，於是帶着臨死的窒息，

重新沉落到黑暗中去。……

「難道我竟是弱者嗎？」她痛苦地仰對星空，懷疑地自問。

於是她忽然想起了母親來。

「我也是媽媽的女兒。」她想。

哥哥的話又在她心上響了起來。

漸漸地，她彷彿覺得有一隻有力的手，牽引着她的靈魂，從那喧囂的人海中浮開去，穿過了層層的陰影，穿過了紛紜的灰色的幽靈，升騰到一個寂然無人的荒漠中間。

於是，一切孤獨的，不甘寂寞的靈魂相遇了，他們相視一笑，莫逆於心，他們相互融和在一起，擔負着同一個使命，流着同一條血脈，向着同一個方向毅然走去。……她靜靜地坐着，眼中滿含着激動的淚。

「難道我是弱者嗎？不……現在我自由了。」

她看見繁星在閃爍着，在那高深莫測的夜空放射着微光，好像也在互相微笑低語：

「你……自由了！」

她猛然地領悟了。

生命在她的心上甦生過來，像春天的氣息，從層層的堅冰中迸發出來了！
黎明前的幻夢是美麗的，但是她已聽到了曉鶉的啼唱！

她微笑着坐着，望着繁星密布的高空，她的臉在星光下顯得光潔而美麗。

「誰能再從我的心上，剝奪得了這自由的意志呢？」她響亮地在心頭叫着。

現在，我把這一切都認識了。她對着整個的世界作了很快的一瞥。

這就是甜睡的人生，從生下來到死，人類祇爲了供給魔鬼一聲肆意的猜笑嗎？

我不會的，我要從母親的大無畏精神中去學習。我要在風暴中去受苦、歌唱、微笑，因爲我自由了！母親的女兒，永遠不會妥協的。

八

維特在臨行前，留給她一封信，希望她在現實中鍛鍊自己。

「雷嘉是很好的。」他寫着，「可是他的發展已經到了頂點了，他是不自覺地被操縱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再也不會把舊習氣褪落得更多些了。這許多，將來你會明白的。」

可是她却不以為然，她差不多時常去雷嘉處，她喜愛雷嘉安靜愉快的風采，堅定而滔滔不絕的言論。在那裏面，她總覺得充滿了自信和洋溢着無邊無際的力量。面對着少女時代幻想那麼久的英雄人物，她對他不自覺地日漸起了更大的崇敬和親切。

她又回復了少年時代的活潑，漸漸地，連高原也察覺到她是變了。可是他又何從捉摸到它的原因。他只知道她有一個哥哥，來了，又走了，帶給這位妹妹一種不斷的興奮和愉快。這是他應該感激他的。可是，他却連自己也無法隱瞞地看了出來，活潑愉快的維娜，並沒有因為她心情的轉變而對待他親切些。相反的，她對他的態度更客氣，更嚴肅了。當他面對着那一雙閃爍生光的眸子時，他會莫名其妙地打着寒噤，彷彿受了威脅似的，忽然起了不安的感覺。但他又不甘心把自己的視線從它移開，因為他真是酷愛着她，而且更愛着這一對千變萬化的奇怪的眸子。

逐漸地，他沉溺在無可言狀的痛苦中，但是他的頭腦很單純，因此他永遠沒有辦法知道：除了異性的愛撫與舒適的生活外，一個女人還能再需要什麼？

有一天晚上，她回來得很遲，他覺察到她的眼瞳，放射着抑壓不住的興奮的虹彩。要發生什麼事了！他躺在床上，私自思索着，等待着，後來漸漸迷糊地睡着了。半夜裏，他不安地睜開眼，正看見她從涼台上走進來，嘴唇嚴密地緊閉着。

「高原，你也醒着嗎？」她平靜地看了他一眼，於是在他的身旁躺了下來。

她告訴了他一席話：——

她要走了，到一個離開重慶二百多里航路的縣城中去報到，因為她在半年前已經參加了「婦女工作隊」，現在被派到那邊分隊裏去。

他好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是用那狼狗一般的眼睛盯視着她。她那種鎮定的神氣在他的心上不斷地挑起一種似酸似辣的情緒來……她要離開他了！

「但是……」好容易他才從紊亂的思绪中抽起一個頭來說，「維娜，我愛你呢！」

「是的。」她溫柔地接着說，有一種鋼鐵般的光芒在她眼瞳中閃爍着。「我也很難擺脫開你對我的熱愛。高原，我爲着這些，常常感到說不出的羞恥和痛苦；因爲這幾年來，驅使着我和我的理想背道而馳的，也就是你和你的愛情！原，這不是你的錯，但你的確一點都不懂得。」

「但是我……」

「原，一切我都想過的，不過我們還很年青，我們還得依照自己的個性發展下去！不該讓兩個年青的生命爲了不合理的情慾所支使。永遠退落在時代的後面，發霉生鏽！」



『但是……』

『高原！我真不願使你傷心，我知道你愛我，但是我們不適合就在一起的。一切不同的思想，個性和習慣都在毀蝕我們的相愛！……我們不必要把它釀成悲劇的！而且更不必在什麼都明白後還因循下去……』

她含着一種難以解釋的微笑逼視着他，向他投擲着一個一個從未出口過的問題，使得他越發侷促不安了。

『見鬼！她在向我說教呢！』他想着，但又不得不承認這一切話都是對的，都是他思索了很久而得不到解答的東西。

『她是要走了！』他痛苦得連心都繃縮起來。

難道她不知道他的犧牲嗎？爲她，他才甘心情願地留在大後方。爲她，他才棄絕了一切勇敢的朋友。爲她，他才安心守命地放棄了學業而屈就在現在的職位……一切都是爲了她！而她的心却在暗暗地遁逃開去！他始終捉不住它！

可是他沒有話說，他已完全迷茫了。他不敢仰視那一對嚴峻的眼睛，但他却私自揣想着，如果這對眼睛的光芒不射向他時，他又怎麼能有勇氣獨自生存下去！

但是她是留不住的，她用了三天的時間說服了他，而且使他允許了她全部的自由，

她就這樣地走了。

九

「婦女工作隊」的分隊址，建築在×縣一個山谷裏的古祠中，坐山臨江，景物美麗而雄偉。

祠屋很寬敞。她們所設立的有：婦女夜校和小學，話劇隊，鄉村訪問隊，衛生站……人數不多，却都熱誠地工作着。在閒暇的時間，她們還作着刻苦的自修。舉行各種學術研討和座談會。

星期日，大部份人都得着一天的休假，祠堂就很冷落了。平時制服整齊的女孩子們，都換了鮮麗的春裝去城裏了。剩下的，祇是幾個值班的，散坐在辦公室裏寫信或看書……

「……

豪傑羞伍草木腐！

懷抱豈與常人同？

•••••
危局如斯敢惜身？

願將生命作犧牲。

可憐大好神明胄。

忍把江山付別人！

•••••

羅維娜的目光，徐徐地循視着滿山的蒼松白雲，忽然想起秋瑾的詩句來，不禁感慨湧來，低頭嘆息吟味。

柳蓓站在一叢翠竹前面，向她作了一個關心的瞥視。但維娜沒有覺察到，她祇埋頭望着長江的奔流，臉色嚴肅，冷酷。

從江上騰起了一片拉繯者的呼號，淒厲而沉重，從江潮聲中拋擲過來，又漸漸地低沉下去。那聲音像一條韌性的帶子，在龐大的宇宙中曲折穿繞着……羣山都起了轟然的回聲。

維娜凝神的眼珠在閃光，帶着傾聽的神情，靜靜地站着不動。

好久地，柳蓓研究着她那種肅然的神情。在這天真的女學生的心上，不斷地對那年

青的臉上的這種鐵石一般的嚴峻起着疑忌。

「她笑起來真可愛！」柳蓀尋思着，「……但她却難得一笑，好像這世界上甚麼都不值她一笑似的……」

她忍不住叫了出來：

「維娜——……」

維娜回過頭來，冷冷地望着她。

「……？」眼睛無聲地詢問。

「回去吧，維娜。吹過降旗號了！」

兩個女孩子同時抬起頭來，看見對面山上的祠堂前面，飄揚着的國旗正從萬綠叢中，緩緩地沿着旗杆降落下來。斜陽照着滿山的草木，泛出一片黃金色來……

「一天過去了！」維娜喟然地想着。她對每一個落日都懷着真實的痛惜。

「豪傑羞伍草木腐，

懷抱豈與常人同？……」

秋瑾的詩句，無端又勾上心頭……悵然的眼光，落在腳邊小小的坟丘上，電一般的感觸，從胸前閃了過去，一種說不出的空虛的情緒，又充滿了這一顆不甘寂寞的心……

柳蓓默默地陪着她站着，也莫明其妙地感染上了這不可理解的憂鬱，不自覺地吁了一口氣。

維娜很快地回過臉來：

『蓓，爲什麼嘆息？』

『我總覺得你太沉靜，維娜！你是在發愁。』

她沒有回答，却又掉頭去看江水。

天際是迷蒙的……遠遠的一脈青山，已被沉侵在灰色的暮靄中……

『昨天我看見你在讀一封信。』柳蓓接着說，『誰的？』

她寂寞地一笑，却從衣袋裏拿出一張紙來遞給柳蓓。

『是高原寫來的。』她說。

那上面密密的字行中，有的打着很多小圈，表示着急切：

『……我要你回來 維娜！沒有你，這家簡直變成了地獄……我忍受不了……』

『爲什麼他一定要你回去呢？』柳蓓把信還給他，一面詢問。

『你是不會了解的，蓓……』她嘆息着說，『這幾年來，他已經習慣了我替他佈置，不，他給我安排下來的生活；他被自己愚弄着；現在祇知道按照一般作丈夫的慣

例，來要求一個溫柔幸福的家庭了！……」

「那末，你回去嗎？」

她靜靜地搖頭。

「看起來你並不愛他，維娜！」她好奇地質問。

「不，我愛他的！」維娜嚴密地掩藏着內心的激動，低聲地說。

「我不苛求男女間所謂英雄美人的愛；可是，我却明白我自己，我有理想，有責任，有比愛更重要的東西去追求。但是這幾年來，我們始終沒有走到一條路上去……我們是分歧了！」

「分歧？」

「是的。高原祇是一個丈夫而已，他不是同志，他用他們那種傳統的，小資產者特有的理想來要求兩性間的幸福與和平。他的理由很充足，是被他們那種社會所贊許的。」

「那末，你……？」

「我却成了叛逆了，舊！因為我離開了他，我曾因了這分離的決心整整過了兩年的內心衝突……可是，當我決定下來時，我就不會再回頭的了。我認清了自己要走的

路時，不論水裏火裏都要闖過去的。」

「可是，高原……？」

「所以，我明白，總有一天，我們這種自私的情愛會極其自然地消滅的。當前祇有兩條路，就是：我必須放棄他；或者，犧牲了我自己。」

「難是你就不能使他和你走上一條路去？」柳蓓稚氣地問。

她握着她的手，笑着搖了幾下：

「小妹妹，你不會懂得的……受着完全不同的教育，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不是一點脆弱的男女之愛所能永遠維繫得起來的；你記得魯迅的話嗎？「如果不能攜手同行。那就只能奮身孤往的了。不然，祇有共趨於滅亡。……」這話就是我自己的表白。」

「我仍然不明白。」柳蓓狐疑地看着他的臉，「維娜，你祇比我大一歲，可是，你什麼都比我清楚，比我懂？也許，你這樣做是對的，可是，這不會是一個悲劇嗎？他愛你，而你也說愛他……」

維娜憂鬱地一笑，從衣袋中又抽出一封信來：

「昨天接到家信了！」她解釋，「這是三年來母親給我的第一封信……你這就可以

明白了，我爲什麼一切都比你懂得多些。」

在柳蓓讀信的時候，她哀傷地、緊緊地凝視着那張搓皺了的信紙。

「我真難過，在紙上我嗅得出母親辛酸的淚水氣息，我一夜沒睡着，但是我又奇怪自己爲什麼不會哭？我彷彿覺得我底心被熱淚灼得發着痛楚！……」她第一次對她訴說出自己的衷曲來。

柳蓓把信疊起來。

「她沒有說要你回去，可是看樣子她是異常想念你的。」

「是的。」她悵悵地接過信去，又把它展開了。

「母親不願意那樣做，她永遠壓制着自己竭力不來牽累我們的行動。我曾經想去看她，可是你看她却說……她讀出信上的一段：

「……舊的一代已作了最後的犧牲，我不願使第二代還被箝制在魔手裏。外面的世界至少還是廣大的，年青的心還需要自由的呼吸。而且，你們正是應該受鍛鍊的時候，更讓多難的生活把自己捶打成鋼鐵……因爲你們負有着使命……」

母親太好了！她接着說，「她努力不使我們受到一切牽制和阻礙，爲了我們，什麼苦楚和仇恨她都容忍着！她憤怒地咬着嘴唇，從她那大眼睛中，柳蓓窺見了淚光

的閃爍。

「她信任兒女們，像信任自己的良心一樣。她是兒女們唯一的明燈，一個母性的，偉大的無名英雄。」舊的一代已作了最後犧牲，而她却努力地使得她和父親的奮鬥精神，甦生在我們的心上，像蟬的蛻變一樣，犧牲了自己……」

維娜的感情，突然像潮一般地得到了解放，熱淚開始洶湧地流下了兩頰，但是嘴角上依然留着勇敢的微笑。……

柳蓀驚惶起來，她用手怯怯地抓住了她那因了激動而冰冷的指頭。第一次她明白了她的朋友並不如她所想像的那樣冷酷……可是現在却又完全被這奔放着的熱情嚇慌了。

「你應該回去的，維娜！」她愚拙地慰藉着說。

「不能！」維娜黯然鬆開了那隻同情的手，搖着頭：

「母親不允許我們爲了侍奉她回去，而且，我彷彿也從來沒敢這樣想過。」她望見對方依然懷疑的眼神，不禁發起很來：

「我不能的，雖然這是一件殘酷的事。但我也有着一顆女兒哀怨的良心，終朝爲着思念母親而滴血……我也看到自己的腳跡，是在一步步踐踏着母親的眼淚和高原的愛情

而前進的，但我因此却連回頭瞻顧的勇氣都沒有了！……」

她靜默片刻，從新向她解釋起來：

「因為，你要明白，這些都不算是個人的大問題；我們的手既然負有推動時代的使命，我們的情感，也祇好讓它無情地被傾軋在它鋒利的齒輪下。母親的信上曾說過：『我已是在近衰老的了，也許不會看到這第二代人血淚凝成的新世界……但我却至少能相信：我還可以最先的陽光照射下死去——這已經是一件愉快的事了！』……」

江面上，暮靄更濃了！拉絳者的呼號，逐漸地洪亮起來，挾着江水的奔湧。維娜的頭高高地昂着，凝然不動……

在這千百人共同的憂鬱而重濁的呼喚聲中，柳蓓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她彷彿看到一個狂亂的，哀傷的，世人所共有的痛苦底靈魂，被千百雙憤怒地掙扎着的，流着無窮鮮血的手捧起來，舉獻在這默然無言的天地間，發出了這絕命的怒吼：……又好像正是從她和維娜的胸前狂呼出來的一樣……

她被自己的幻象嚇住了，緊緊地扯住了維娜的衣角：

「回去吧，維娜，」她的聲音窒塞着。

維娜寂寞地一笑，挽着她走下山坡去：

「所以，蓓，現在你該知道：在我們的肩上，背負着的是多麼可怕的沉重的東西了！在它沒有卸下來以前，我們是不會有歡樂的日子的。」

他的聲音，漸漸地遠去，祇有拉舞者的怒號，充滿了這蒼涼寂靜的宇宙。

十

一月後，她們應着城中縣政府的邀請，準備在清明節演出三場話劇。她們開會議決了一個四幕劇，全體公推着要維娜來主演。

日期已經迫近了，大家轟轟然地排練着，導演的尖利的嗓音，使着每個演員的神經都在不斷地緊張着。

維娜坐在閱報室裏，手中握着一枝鉛筆，出着神。她的嘴唇緊緊地閉着。

「快點，維娜！」柳蓓從門口探進一個頭來催促。「馬上排到你了！」

「唔……」

她咬着嘴唇，從齒縫中答應了一聲，又凝思了一會，握着鉛筆的手落在鋪好的紙張上，劃着潦草的字跡：

「重慶（2203）高原：值事忙，暫勿來！維娜。」
站起來，手按着叫人鈴，又低頭看見躺在桌上的另一張電報紙：

「那日來，盼埠侯！高原。」

「這裏的春天不是我們的……」她自言自語地想着，眼前浮動着高原含怨的臉龐
來……

「快點，維娜。」柳蓀又再度催促了。

「來了！」她說，用手按着鈴。

工役老陸匆匆地跑進來：

「羅小姐……」他喘吁吁地說。

「知道了。」她不耐煩地攔住他，把手中的電報稿塞到他手裏。

「馬上去發了，老陸。要快……」

「羅小姐，外面……」

「快去！」她說，「什麼事？」

「外面有一位先生會您的……」

「誰？……」她挾起劇本，不經意地問。

「一位高高的男先生……」

她吃了一驚，猛然撒開他，飛快地跑了出去……

高原站在會客室中等着她；帽子在手裏揮扇着……

「是你……」她站住了。

「我……唔，是的。你們這裏真難找！——他掩藏不住自己的喜悅，匆匆地說。

「你來了……」她站住不動，自語地說着。

「是的，我來了。難道你沒有看到我的電報？」

她沒有回答，皺着眉，想了一想，忽然又跑了進去……

一刻鐘，她回來了，顯得稍稍高興了一點；手中握着撕毀了的電報稿，無言地帶着他走出了會客室。

外面，正在排戲的女孩子們，都用驚異的視線投向那一對不聲不響的情侶，直到他們走出了大門。

「接下去排！」導演尖利的嗓音喊着，「羅維娜的一段先跳過去好了！」

在山坡上走着，高原預先窺看了半天她的臉色，然後小心翼翼地說：

「我在城裏把旅館定好了，你有時間陪我嗎？」

她困腦地望了他一眼，咬着嘴唇，什麼也沒有回答。……

x

x

x

半小時後，他們站在預先定好的旅館的小房間裏了。

「這房間很安靜！」高原一面脫着外套，一面說；「維娜，爲什麼不說話？」

「我們一星期後就要到城裏去參加三八的婦女會話劇節目，我有工作的。可是，你却在這時候跑來了！」維娜悲憤地低聲說。

「難道你不能陪我玩幾天？你會說這兒景緻很好……我實在不願意在重慶忍受那……」他看了她一眼，把眼睛垂下去了。

「我沒有時間。」她恨恨地回答，但一隻強健的手腕擁住了她的腰。

「你這個狼心的傻子！」高原怨恨地說，把他的火熱的嘴唇湊到她的頸上去……

一剎間，她的理想、她的決心，她那無名的寂寞……暫時都褪落得遠遠的了……她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

她把臉掙扎着抬了起來，好久地凝視着他的眼睛。後來突然地投到他臂腕裏去了

……

「這是一個安靜的地方！」她在他耳邊微語，「是的，我在這春天裏找到了你……」

原！我們畢竟還該有一個春天的……最後的……春天……」

『你這狠心的小東西……』高原把她緊緊地擁住了，用熱吻塞住了她後面的話。

×

×

×

清晨的山谷瀰漫着草木清新純潔的氣息。在山徑的兩旁，小小的野花漫開在肥沃的泥土裏，散發着甜蜜的香味。最早的陽光，閃爍在遠處的山峯上。四面都很甯靜，連江面也是甯靜的。枝葉茂盛的大樹，靜靜地立在岩石旁。但是，大地却已在開始勞動了，在山谷下面，新栽的秧苗齊整地排在水田裏，似乎在不斷地，急遽地茁長……

這真是愛人們的世界！當她們度過了一個美麗的夜晚後，她又把高原領到這裏來了。挽着他的胳膊，迎着朝風，她的臉上煥發着愉快的光，變得異樣地美麗迷人。

她介紹着這個自己朝夕盤桓的山谷：

『我的自修桌在這裏。』她指着一塊赭色的山石說，『這是我的床（一塊鋪着嫩草小坪地）；這是我的瞭望臺（一個坟墓的古老的石欄）；這是……』

高原興緻勃勃地看着她；他覺得團體生活使她重新活潑了。

『原，你想，每天我散步到這裏來，我不自禁地會想到你。我們從來沒有好好地度過一個早晨和傍晚，這真是一種遺憾……你沒有想到，這幾年都市生活已把我們隔離得

多末遠了……」

「所以你要我來一次的？」高原問，緊緊地握着她的手。

「不，我懊悔了，我知道自己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爲什麼？我不懂得你這種玄妙的理論！」

「我沒有權利單獨享受這種幸福，當大家都十分艱苦的時候。我們各人都有工作的，原……」

「不！」他激動地叫，「你是有權利的，因爲現在我還是你的！維娜，不要拒人於千里！你這種想法是錯的……」

她憐憫地看着他，輕輕地搖頭。

「難道你想放棄這權利？」他的眼睛發射出狼狗似的凶光來，「維娜，你是在開玩笑吧？」

「不！」她疑慮地站住；「你爲什麼這樣想？」

高原把眼睛俯視着地，沒有回答……

「原，告訴我，你想的是什麼？」她固執地盤詰。

高原抬起頭來，臉上帶着愧悚的表情：

『維娜，和我一起回去吧！你不知道這幾個月來我過的是什麼日子，我需要你……』

『高原，我爲什麼應該知道？』她發起火來，『我祇記得我們的約言，你不應該來攪擾我，侵犯我的自由……』她稍稍溫和了一點；『我何嘗不感到別離的痛苦，我也成日成夜地盼着你的信，但你的信上總是那些話！我把它抱到這山谷中來，一面拆開，一面流淚。然而我仍然鼓起勇氣來工作，在緊張中遺忘了它們……』

『那末，維娜，我們是不該分開的了！和我一起回去吧！你在重慶一樣可以工作，我讓你有絕端的自由……』

『住嘴！』她憤怒地打斷了他的話；『我知道的，高原，你不願意我離開你，希望我永遠爲了你一個人活着，爲了你自私的愛，完全扔開了我自己……你每封信上都說讓我自由地工作，但却又要說你離不開我，你寂寞，苦悶……其實祇是要把我的青春，事業和自由，完全在你的懷抱裏消滅，你才滿意……但我不能忍受這樣的……』

她恨恨地望着天。

『維娜，』高原可憐地看着她，低聲說：『不要太固執，你完全是孩子，你還不懂得現實的醜惡……』他的臉都漲紅了；『回去吧！維娜，我求你！不然，總有一天你』

會明白你的錯誤的。維娜，爲了我們的將來，你……」

維娜憤然看着他，他望見高原眼睛裏的痛苦和徬徨……

「將來……」她更生氣了，「我不知道什麼是我們的將來。但我却明白你的想法：……你是要把我們倆人的將來，永遠埋葬在這種虛幻的愛情裏。」

「是的。」高原低沉地回答，帶着大量的威脅，「我也是這樣想的……虛幻的愛情……」

「這是什麼意思？高原！我不能忍受你這種玩笑！」她高聲說，「我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陪着你閒逛，讓整個團體的工作都停頓着；我祇有一天假期。但你是爲了威嚇我而來的嗎？」她搖撼着他，「用丈夫的名義，來逼迫我回去的嗎？」

「維娜！」高原好像被刺着一般地跳了起來，「我都說出來吧！我要說了：我是被強迫着來的，我知道你不願我闖進你的天地間來……可是別人威脅了我，誘惑了我，我不能不藉着你的愛情來庇護自己動搖的心……維娜！把我拴得靠近你一點！你知道我是多麼愛你！爲什麼我們不能彼此相愛呢？可是你却總離得我遠遠的！難道我們就不能過像旁人一樣的生活嗎？你應該明白一個男人的需要……」

他的聲音嘶啞了，痛苦地盯視着她。

維娜石像一般地呆住了。她沒有想到他會說出這些話來……

「是的……如果別人獲得了他……」

她也不禁起了顫慄，但又馬上自己否定了這念頭：

「不會的！我信得過他的愛情……他是在恐嚇我，想帶我走。……可憐！『像旁人一樣的生活！』……他什麼都不懂，他祇需要單純的愛……但我不能再回到那溫柔的囚籠裏去了……我們走的是兩條路。這是我的錯，我不該挑撥着他的情感；我拿這束縛了他，束縛了我自己……。」

於是她抬起頭來，怡然一笑：

「高原！不要這樣說，我信得過你的。但我不能跟你走，你不要再擾我吧……你將來會習慣過單獨生活的。找一點真實的工作，使自己振作起來吧！你還年青，還應該努力的……今晚走吧！你誤了我的事了。」

高原愕然地站着，一陣無名的酸意浮上心來。他有點不相信當她聽見了這種消息時，竟還能夠那樣鎮定，殘酷。

「她不顧我了！」——他想，「不受我了，……一點也不着急，難過。彷彿我們從來沒有相愛過，此後也不會再相愛的一樣……」

「維娜！」他激忿地叫。

「是了，一切都我知道，今晚走吧！原，你不會曉得我的損失的……爲了你，我第一次落後了！」

她雙手挽着他的頸項，憐惜地吻了一下那兩片冰冷的嘴唇，胸前無端掠過一陣微痛。

「我走好了……」失魂落魄的他開始說；用手把她推開了，「我不會再來攪擾你了……永遠不……」

「是的，我的好丈夫。」她裝得高高興興地說，「忍耐幾天吧！以後我會回來的……」

「回來？」他茫然地接着，苦笑了一聲，苦心地壓制着自己內心的激動：「我等你……」

「你等我……」她低聲答應，但心中却充滿了幻滅的悲哀……

旁晚——她終於把他送走了。

整個下午，高原蒼白而沉默，幾乎不說一句話。可是他那狼狗一般凶猛的眼睛，却始終無言地盯視在她臉上。在那裏面，有一種奇異的、又興奮、又痛苦的光焰，使得她

也不禁感到悚然了。

她悽楚地嚙着嘴唇，在心中竭力控制着自己狂烈的感情。有好幾次她忍不住想撲到他懷裏去，求他諒解，向他坦白地承認自己的愛情，把自己交給他去支配……但她終於緊緊地咬着嘴唇，把這些話重新吞咽了下去。她知道，祇要自己向他點一個頭時，他就會狂喜地重新擁抱她，立刻把她帶走的。在重慶自己的家裏，有最最溫柔的幸福等待着她……但是，她不能夠，她的倔強的意志支配了她，它要幫助她來克服自己的弱點和衝動……她就是這樣做了。

一直到分離時，他倆沒有一句求恕的話，甚至於一個帶有愛情的字眼；各自帶着絕望而矜持的心情，她倆無言地分開了。

高原始終隱藏了他在重慶的一個喜劇，沒有在她面前完全吐露出來。現在，他也自由了，他懷着一種決定要擊碎什麼的心情沉思着。於是，在迷茫中，他看見在不遠的前面，一雙妖媚的，誘惑人的眼睛，在閃着勝利的微笑。……

在一天的水程中，他孕蓄了一個可怕的念頭，跨上了重慶碼頭。

十一

她們如期地演出了那個多幕劇。

維娜的女主角，博得了意外的成功和衆口一致的好評……轟動了整個縣城。

然而她一點都不高興。高原的影子，他那無言的情慾，佔據了她的全心靈。一直爲工作情緒所鼓舞着的她，現在稍稍鬆怠了下來，她就立刻感到了一種不可名說的空虛和寂寞……

她依然常常到山上去，但閱讀的心情已沒有了。每天她在同一個地帶徘徊者，縈旋在她腦中的，祇是高原那些沉痛的言詞，不斷地咬噬她惶愧的心……

自從他走後，一月的日子飛駛過去了，但他却始終沒有寄過一個字來。他的緘默證實了那些殘酷的威脅的話，維娜開始不安地耽憂起來。

夜間不斷地作着噩夢，清晨醒來，眼中無端地滿含着熱淚。工作的效率減低了，因此她又彷彿覺得每一雙眼睛都是在輕蔑她，嘲笑她的脆弱，她開始沉默了下來。

你平時的力量那裏去了？——她向自己叫着。平時堅決的意志那裏去了？難道就任

着小兒女的哀怨來毀滅一切希望嗎？……你不能的，你還得掙扎下去，努力驅開心頭魔鬼的作祟！……不然，就祇能永久鎖住自己的幻想，沉淪在高原的懷抱裏……

她嚴厲地自斥着，從箱中找出母親的信來，重新讀了一遍，她的眼中又浮上了激淚。

我背負着的是二代人血淚凝成的新生，背負着母親的、父親的、以及一切被犧牲了的人們的希望……但是，我却任憑着兒女的情焰來把我吞噬……不，我不是弱者！我要爭取自己的自由、走上自己的新路！

她又暫時安靜下來，和雷嘉作着較長的通訊，反覆地討論着這個問題。雷嘉幫助她獲得了冷靜和自信。

可是，時間不斷地前進着。她試着發出了無數封信，高原依舊沒有消息。她漸漸地又煩燥了起來；高原的憤怒的影子，無日無夜地攪擾着她，她不能禁止自己不想着他。可怕啊！那些話！——她尋思。難道一切都是真的？爲着他不斷的糾纏，我掩藏了自己真實的感情；而現在，我得到報復了！他在不擇手段地毀滅我了！……但是，可憐的人，難道我們的結合祇是由情慾在支配？難道愛祇是倆人永遠依附在一起？

我不能，我不信！她用全部的力量反抗着自己的懷疑。我不信他的愛祇是那樣簡

單，自私……他完全是盲目的責難和威嚇罷了！因為我冷落了他的愛情與自尊……

她依舊起勁地工作着，努力掩飾着自己的憂傷，不願讓人家來嘲弄她。除了柳蓓，她對任何人都說不出內在的心事來。

『你應該回去的。』柳蓓好意地勸告她，『男人們有時也需要哄騙和慰藉。但你太冷落了……』

她痛苦地搖着頭：

『不！我不會了解我的『蓓！』』

『你太固執了，維娜！你使他太難堪了！難道他了解你嗎？她祇是嫉恨着你的薄情……』

『我得不到他的諒解的。』她喃喃自語着，『他不了解我，根本他還沒有去了解過整個時代……在我們中間，已經躺着有一條很深的鴻溝了。我不能再回去。這些時來，我以嚴酷的意志鞭策着自己，甚至連停留喘息的時間都沒有。但是，我還是祇能無止息地前進。我是在一步步逼近自己的坟墓嗎？我所得到的的是什麼呢？』

她酸楚地咬嚼着嘴唇，眼中冒着火。

後來又悻然地昂起頭來：

『蓓！我不該這樣想的。讓高原遺忘我吧！丟棄我吧！這對於我都是一樣的。我祇是一個庸人、俗人、沒有那種超於一切的崇高的愛！沒有幻夢般美麗的激情。他並不需要我。我不是美人，却祇是一個孤苦的播種者……』

於是她冷靜地走了出去。柳蓓在窗口窺看着：見她獨立在黃昏的山坡上，完全沉入了凝思中，翹首向天，屹然不動，彷彿她本身也祇是坡上的岩石草木一般，直到黑暗把她整個地浸沒……

第二天，她又絕端冷傲地來上政治課了。在她蒼白的臉上，困倦的神情掩住了一切鬱傷，不露一絲痕跡……

『她把自己的心封鎖起來了！……』柳蓓憐憫地嗟嘆着，『再不願把自己的苦惱顯示給任何人了！少女的溫婉的心被她的倔強刺痛了！我應該設法幫助她的……』

於是她背着維娜偷偷地寫了一封信給高原。努力描繪着她的痛苦，請求他諒解而復和。信寄了出去，她也開始焦灼地等待着自已善心的結果。

過了兩個星期，維娜終於接到了他的信，詞意冷淡而客氣，短短地寫着：

『……我最近很忙，試着作一點商業上的經營。你的話提醒了我，我們的確不該如此下去的，我仔細地想過，也完全明瞭你的意思。那末，我決定不再攪擾你了，讓你努

力奮鬥，完成你的鴻志……」

她翻來覆去地看，在稀疏的字行中，她看不到昔日溫柔體貼的高原的影子，她祇覺察到一片譏笑，森冷的嘲弄。她完全絕望了。

是的，他真的變了——她辛酸地想着，努力控制着自己的熱淚。——他已是冷冰冰的……我的高原在親手毀滅這愛情呢！這是想得到的嗎？可是我還是要孤獨地向前走的，當宇宙的齒輪不斷地傾軋過去的時候，這一切都會遺忘的，消失的。我要知道日後屹然地站立在人羣的前面，到底是我們中間的那一個……那時再來判定一切吧！

她可驚地瘦削了下去，然而却加倍地工作着，學習着，她下決心要把根深蒂固地種植在自己心上的愛情，用自己堅決的手連根拔除出來，不留一點殘跡和留戀……

但是，夜來了！痛苦的，潛伏在靈魂深處的柔情又甦醒了！灼熱燒紅了她的兩頰，她不能睡眠，終宵枯澀地睜着困倦的大眼睛，在靜夜的虛空中，她無聲地呼喚着他的名字，又戰慄地傾聽着由它震盪出來的自己激動的心聲，帶着絕望和深沉的嘆息……她對自己的懦弱感到了劇烈的痛恨，她不願饒恕自己。

有一個夜半，她起來了，用她戰慄的手寫信給他：

「……我第一次向你祈求了：你不應該忘了我的。給我寫一個字，一個明白的啓示

吧！我不會麻煩你第二遍的，祇要使你幸福的事，我都願意去做，但請你把那決定告訴給我……」

她把信發出去了，用神經質的驚悸等待起來。

一週後，覆信來了：

「你要我說嗎？是的，我愛上了別人，我把你遺忘了。但我知道你並不介意這些的，你老早就希望着這結束了。」

「當你接到我的信時，我已經走了，離開了重慶。你應該知道這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而現在我卻替你背負了這十字架，你該滿足了！」

願你永遠奮鬥！

高 原。」

她把信紙攤在桌上，全身發抖，心是冷了，祇有如沸的熱淚，還向着心上淋漓痛滴……好久，她咬着嘴唇，直到它滲着鮮血……

這時，柳蓓闖了進來，她的臉色驚惶而蒼白，手中握着一張信紙。

維娜把信團皺了，緊緊地捏在掌心中，茫然地望着她的女友。

柳蓓全身都在戰慄，她同時接到高原的信，報告着同樣的消息，她原準備設法瞞騙她的，但現在她看到維娜已完全知道了……

「你收到了高原的信嗎？」她問。憤怒激越着她的同情心，她恨極了高原。

「要報復的……維娜……」她埋頭哭了。

維娜冷然地望着她：

「替誰？」她淡淡地問。

「替你……」她嗚咽地抬頭向她，「替女人們……」

望着她那孩子般傾瀉着的眼淚，維娜突然地想起幾個月前她倆的一席談話來：

「……當我認清了自己的路時，不論水里火里我都要闖過去的……」

「但我到底落在自己的命運中了！」她悄然地尋思着；「是的，要報復的，我要報復一個人！因為他傷害了我！」

握着紙團，她毅然地站了起來。

柳蓓在大門口趕上了她：

「出去不得的，維娜！」她焦灼地扯住她，「外面在刮風，馬上要下雨了……」

「放開我！」她固執地命令，「不要扯住我，讓我出去走走！」

柳蓓怯弱地放開了她，她被她的威嚴嚇住了……

維娜走到山徑上去。

大地和一切的草木、森林、江水、都顯得異樣地靜肅，但天却是灰色的。在西北角上，堆砌着厚重的層雲，像一隻恐怖的，灰黑的猛獸一樣，張牙舞爪，向天頂爬行着。一種死灰色的光線，落在山峯上，使整個天地沉沒在慘澹沉默的氛圍中……

她咬着嘴唇，匆匆地走着。

天要變了！——從腦筋中突然閃過這樣一個思想，心上起了一陣尖銳的痛苦的癢
變……

坐在岩石上，她重新展開手中的紙團，無聲地唸了一遍。

「那末，他沒有騙我……一切都是真的，他是變了心……」

好像剛才明白信中的意義一樣，她狂亂地站起來，又一步步地跨上峯頂去。

「一切都完了……她沒有了解我……」

狂風從雲層中猛烈地吹了過來，漫山的草木，發出了海潮一般的喧騰，灰色的光線隱滅了，整個天都是烏黑的……

但她漫不經意地遍山走着，彷彿沒有看見那劇變着的宇宙。

「……要報復的！」——她反覆地想着柳蔭的話，忽然又停住了脚步。

「但是，向誰報復呢？……去向高原？難道這是他的錯嗎？這不是必要的。……爲

了女人？……可是整個世界都是一樣的呢……」

一陣水點洒到她的身上來，同時，遍山遍野起了一片暴雨的激響，狂風從天邊掠過來；林木的尖梢，橫掃在她的額上……

但她依然走着，想着：

「……要報復的，但是向誰報復呢？……」

不知不覺，她又走進山谷中了，那天與高原口角的情景，迅速地映現到她心上來。

她又彷彿聽見高原激憤的語調：

「……爲什麼我們不能過像旁人一般的生活呢？……維娜，我是愛你的……」

她窒悶地喊了一聲，雙手蒙住了眼睛。

「這是高原的錯嗎？」她放開手，茫然地自問着。

於是另一個人——雷嘉的話在她的心上響了起來：

「——許多人像狗一般地生活着，作着幻夢，希望能夠活得比狗好一點。……但是

結果却依然是像狗一樣地死去……

「——而另一種人，他們卻是專門嚼着人肉，吸着人血，以人類的痛苦換取自己的笑樂，驅使別人來作他們的奴隸、牛馬、武器、玩物……把人類擠成渣滓、熬成油、來

使自己肥潤，滿足：……。

這時的風雨更猖狂了，她撩起衣角，繼續爬上山去，耳鼻中充滿了水流，風一口口地向嘴里闖進去，幾乎使她窒住。呼吸……

她停下來，用手帕紮住了嘴，一口氣衝上了峯頂。

在山頂上，她又禁不住發出了狂喜的絕叫。……

對面的高峯上，低低地升騰着雲霧，狂風掃蕩着雲塊，一片片地向着這邊山頭飛駛；粗的雨點，細的雨絲，被風控制在低空中，沒有着地又飛了過去。

前面的山腰中，一條條的麥田，在狂風中翻滾着，海波一般地推動着青色的葉浪，蜿蜒蜿蜒地流動，就如幾十條青龍在山上宛轉遊駛，盤旋飛舞……上面是烏黑的雲層在疾奔……整個大地在風暴中發出了絕命的，狂人一般的咆哮！

她被這天地間的奇景噤住了，癡立在最高的峯頂……

全身已經濕透了，從耳孔中，風雨像泉水般湧灌着，於是她俯身摘下二片嫩葉，把耳孔緊塞起來。

一切的騷音從此寂然了。她的全身麻痺着，雙手像冰一般地冷硬；但她却覺得週身的血液都在飛速地循環，它們是熱辣地奔湊到她心上去！

默默地，二行熱淚在冷頰上流了下來，痛苦中又融洽着極度的快慰……

「應該向誰報復？」她呻吟低語着。

「要報復的！」——好像從怨憤的烈焰中，她抽出這把鋒利匕首一樣，她忽然想到要執着它，揚起來——向整個世界、天地、人類、向着一切的生物號召，要他們共同來解答這一個問題，用他們自己的力量、武器、來要求報復。

「——要報復的！」

「應該向誰報復？」她喊，向着整個風雨的世界，她揚起手來……

天在搖撼，地在迸裂，一切的生物都俯首低頭；一切動物都蜷身貼尾，大地在沉默，彷彿都在這風暴中默默地思慮着這個問題——應該向誰報復。

這死一般的沉默，這比一切的呼號還要有力，比一切的吶喊都要恐怖的沉默，使她吃驚了。

難道人在這天地的演變中，也會失去了靈性，和草木一樣？她猛然害怕起來。用手把耳孔中的嫩葉摘了出來。

於是，彷彿擊破這一切沉默的暴雷一樣，她又聽見了萬物沸騰的騷音，好像從那每一顆絨默的心胸前突然爆裂出來，釀成了一片巨大的喧嚷，都是在吼叫着——應該向誰

報復！

就在這江湧山崩的巨聲中，她狂亂地看見了天地變色，宇宙分裂，到處流着鮮血……

於是她猛烈地笑出聲來，昂首直立在峯頂上，屹然不動。

『要報復的！』——她也吼叫着。

『維娜……維……娜……』

一個微弱的聲音從風中傳送過來。她回頭看見柳蓓在山脚前頓足高呼，頭上披着條紅色的綢巾……

但她沒有動。

『維娜——』柳蓓艱難地從泥溝的山石上攀登上來，漸漸地走近了。

她揚聲一笑，很快地衝下山去，被矮樹撕碎了的衣裙，在風中飛揚……

『維……娜……』柳蓓吃驚地叫着，可是狂風切斷了她的呼聲，反變成了神經質的

呻吟。

她在風雨中呆住了。……

十二

維娜病了三個星期。

在高熱度的燃燒中，她模糊地意識到自己依舊站在山谷的峯頂上。四面是烏黑的天幕，重沉沉地罩在她的頭頂上，風在怒號，挾着野獸的吼聲……

她的身畔是高原，彷彿他倆手攜手向更高的山峯上走着，高原在絮絮地述說着什麼，又似乎是在向她訴苦……

『回去吧！維娜！……我們一同回去吧！前面一點也不通……』她聽見高原的祈求。她站住了，但她又看到天邊閃爍着一顆小小的星光……於是她又向前走去了。

『來吧，高原。』她勸誘着，『讓我們向着那星星走……』

她一邊說，一邊走着，但高原却没有回答……

四野的風更大了，挾着野獸的咆哮！她失去了高原……

她向四野呼喚，搜求，但響應她的却是那漸漸近來的豺狼的嚎叫……

週圍都是漆黑的，祇有前面那點細細的星光在閃爍！狂風從她胸前掠過去，起了一

陣劇痛——胸膛空虛了，風撕掠去她的心！

她在狂風中奔馳着，追逐着，在漫山荆棘里摸索着，尋找那一顆失落了的心……她終究拾得了它，荆棘已經將它刺得粉碎……但她却鮮血淋漓地把它按進胸膛。它在里面抽搐，滴着血，一刻比一刻沉重……

狼嚎叫着，風怒號着，但她仍然在走，按着胸前重鉛似的心——走向那遙遠的閃爍着的那顆星……

……

她醒了過來，在她的床前看到了雷嘉。他是接到柳蓀的電報趕來的。

她被護送到重慶的郊外醫院里，雷嘉每天來看視她的病。

她比從前更整潔，更年青了，穿着挺直的西裝，臉上靜靜地浮着歡愉的，充滿了自信的微笑。

他天天為她選擇着新鮮的瓶花，為她誦着書報和詩歌，愉快地忙碌着，引用各種理論來鼓勵她，慰藉她。維娜心曠神怡地聽着他，漸漸地重新動作起來。高原的影子從她心上褪落下去，雷嘉的手驅策着她，扶助着她，她重新倨傲地站立起來了。

x

x

x

病漸漸地復原了，爲着生活和休息，雷嘉勸她到鄉間去。

「我家書店的印刷所設立在鄉間小鎮上，有一個難童教養院正需要教員，如果你願意去，工作是很清閒的；對於健康更適宜，而且有時間可以讓你學習。暑期我下鄉來，我們常常可在一起的。」

雷嘉用兄長的口吻慰藉着她。

「把高原忘了吧！記着：除了同志，便是敵人；這其中絕對沒有寬恕和眼淚的！」她聽從了他，攜着簡單的行李，她再度涉足到人羣中去。

鄉間——

一切都如意地成功了。院長是一個紅鼻子的瘦削的人，二隻眼睛尖銳地探窺着人，嗓子是尖銳的，像女人一樣。

第二天就開始授課了。鈴聲響後，那個矮矮的，黑胖的教務主任，用着異樣激動的臉笑，把她引進了教室。

他作了一個簡短的介紹，就退到後面去。

掌聲劈劈拍拍響了一陣，全教室就寂然無聲了。

站在講臺上，她第一次拿起粉筆來，向下面掃視了一眼。

底下一排排天真而嚴肅的，都經過了不斷的風吹日晒而變黝黑了的小面孔，一起齊齊地向她仰望着。幾十對閃光的敏慧的小眼睛，流露着無言的渴望和親切，默然注視着她。

她忽然從深心中生出惶慚來。

一向強頭的，用着無名的冷傲來對待整個人生的她，在這一羣小小的，莊嚴的面龐的前面，突然地感到愧悚了！一種不知從何處而來的力量，馬上喚起了她強烈的責任心來，使她卸下了心靈中潛伏着的痛苦，用極大的決心，把眼前這付沉掂掂的擔子加到自己肩上去……

她用心用意地講解了一個鐘點。

下課鈴響了，教務主任從後面的座位上站了起來，陪她出去。

『你講得很好！』他向她說，『但是實在不必要費那樣大的勁的！』
『我的嗓音太低！』她惶恐地說。

『不！少講解，多讓他們作筆記，你就省力多了……』教務主任油黑的臉上，浮着一種奇異的，沒有表情的笑容，使她突然想起兒童時代玩過的假面具來。

『少陪了！』走到教務處門口，他向她急急地點着頭，走了進去。

於是，很快地，不知從什麼地方一下就四面八方地冒出無數個黝黑的小面孔來，都無聲地圍了攏來，用着那種親切的，敏慧的眼睛，又欣喜又畏縮地默然仰視着她。

一個滿臉搽着黑墨的骯髒的小孩子，打着赤足，從大孩子堆中擠着進來，向她看了半響，忽然天真地扮了一個可笑鬼臉，使得維娜忍不住大笑起來……

一切黝黑的臉龐也都齊齊地嘻開嘴笑了。馬上把她圍在核心里，都爭先恐後地和她談起話來……

晚上，她帶着異常的興奮和疲乏，回到自己的新寢室里。

衣服都被揉皺了，滿身滿手的粉筆屑。躺在床上休息着，她獨自對着屋頂微笑了！這一顆向來倔強冷峻的心，現在被那樣多溫暖的小心靈圍繞着，真摯地依附着她，使她不由自主地卸下了一切冷漠和矜持，忽然地變得單純和輕柔起來。

新的一代在她的面前誕生，成長，她忽然想把這一羣無父無家的孩子，都攬在自己的懷抱里，使他們永遠不再受到一切的苦難與摧殘……

把這里當成爲一個祇有歡樂，沒有眼淚的樂園，她又幸福，又驕傲地住了下來，把自己的過去撒開了，死心塌地的工作起來……

一天，雷嘉給她一封信，告訴她不久他要下鄉來看她，並且附着一張高原在她病中寄來的信——爲了怕她難堪，他把它藏了二個月了。

在那張漂亮的，米色的信牋上，高原短短地寫着：

「維娜：我已到了香港，準備在這裡擴充我經營的事業。

我們的一切、不需要再解釋，爲了使你更自由，我不打算再回來了。這是你所樂聞的……」

幾句短短的話，說明一切。

她抬起頭來，清湛的眼神，仰視着窗外藍色的雲天。

天也是寧靜的，帶着鴿子的鈴聲，幾片乳白的雲彩，悠悠地在移動……

靜靜地，她的眼眶蓄滿了淚水，一滴一滴地落在米色的信牋上，字跡模糊了，紙上融

開了幾朵藍色的水花。

然而她的心境却異樣地冷靜，沒有痛苦，沒有惋惜，也不再對高原殘餘的懷戀。

她祇覺得幾年的婚後生活，像一架狂風中急劇地輪轉着的風車；現在，風停了，一切舊事也都空虛模糊，就像是仲春夜半的夢境一樣，醒來時飄渺難尋……

她把頭側過去對着壁上的鏡子，在那裏面，她看見一張含着鮮亮的微笑的臉，一對炯炯發光的瞳子。

——青春並未隨着那噩夢逝去！

從窗外，一陣輕風拂過了她的臉，她嗅到了滋生在原野上的小草的清香，使她突然覺得自己的心，充滿了溫暖，彷彿也像陽光下的野草一般，勃然地萌生了陽春三月的怒芽！

於是她靜靜地微笑着，把信紙團皺了，兩粒晶瑩的淚珠，還掛在她那倔強地含着笑的紅色兩頰上……

下午，她帶領着一羣孩子，去山溪裏游泳，水光燦爛，飛瀑奔騰，夾着孩子們在水面上響亮的笑聲，構成了一幅美麗的仙境般的畫面。

她獨自坐在瀑布下的亂石上，耳邊是萬馬奔逐的水聲，面前是波翻浪湧的水花，頗有海的意味，不禁又翻沸了她的思潮，再也無法遏止……

人生何嘗不像海中的狂瀾一樣！她憶起了前人的詩句：「長江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又不禁聯想到現在兩離得渺然了的高原，在與奮中挾着一絲惆悵……

這就是人生嗎？

是的，她可能過着極其幸福的，使無數人艷羨的生活，但她却無端地從父母處承受了一雙喜歡在陰暗中搜索的眼睛。

這幾年來，她幸福嗎？

是的，無可否認的，她是很幸福！但是，爲什麼她卻總看到兀立在那里的陰影呢？這陰影爲什麼在她愈感到幸福時，也就越擴大，越沉重地撲到她心上來呢？

她能這樣生活下去嗎？她不能，她不願，她掙扎呼號，但她要的是什麼呢？

這一雙終日向陰影里搜索的眼睛，它要逼着她走出那幸福的籠子！逼着她撕毀那件美麗的外套！逼着她衝進陰影，闖進地獄！……爲的是要打碎那幾千年來，拴鎖着人類的自由的鐐銬！

是的，而今這慾望頑固地佔據在她的心上時，沒有任何情愛能再牽制住她，沒有任何誘惑能夠再引動她，又能拿什麼來繫住這顆躍躍欲飛的心呢？

她不會再回頭了，當她看見這麼廣闊的，蔚藍的晴空，飛駛着彩色的雲片時，當她

聽到那青色的山野中，歌唱着自由的雲雀時，她不禁更加憎惡着從前，想到那都市的一切，祇是鬼魅的，罪惡的世界。現在更沒有了高原的愛，她還有什麼可疑惑，徬徨的呢？

現在，她的心滿足了，雖然它有時還會因着與另一顆心的割離而感到痛楚，但她不會叫苦的，她要含着勇敢的微笑，去忍住痛苦的眼淚。她要自由自在，像一隻候鳥，向着那遙遠的，自由的春天飛去……

剝去了那件虛偽的外衣，她依舊有她窮女孩子高貴的身份。排開一切不正當的慾念，將使她因此更純潔地接近了真理。

而她把握着大無畏的盾牌，她將要昂然奔赴着自己的路，爲了自己，爲了婦女與人類，也是爲了奴隸們底過去和未來，一個最殘酷虛偽的謎底揭穿。

要來的厄運，讓它來吧！不管是圈套、枷鎖、刀山、利刃，她都敢正面地對着它，把一顆赤子之心擲過去，讓它們去擺佈，撕毀。但它們却永遠禁不住她微笑，歌唱；因爲她是自由的，她底眼睛望到了真理的大門。

從苦難中來，向苦難中去吧。長長的道路，厄運的風暴會接踵而來的。人，如果把握不住自己，無疑將在風暴中被吞噬。眼淚和乞求，都是沒有用的，她要的是鋼鐵般的意志與力量！

幾年的沈迷，幾年的掙扎，心從來沒有這樣輕鬆過。如今一切都結束了，摔碎了帶了幾年的顏色眼鏡，睜開清明的眼睛，她要勇敢地正面對準了人生，她要從霧障中去分辨美、醜、愛、憎，然後她會舉起手中磨銳了的長矛，投向敵人。

飛瀑狂暴地奔騰着，水花濺在她的臉上，肩上。但，她依然默默地想着：
『這就是人生嗎？』

從前的人，從前的世界，遠遠地，褪落在她的後面了。新的自己，從泥污中依然站立了起來，一切的不潔，從新生的信念中瀰清了，凝成一個純潔光輝的靈魂。

而這四野又是多麼的光艷！這草木、這溪流、這孩子們的歡笑，用着那樣蓬勃的力量，圍繞着她。

她要接受那份精神；那份勇氣；那份倔強的生命力。她要學習它們，永遠向一切暴力搏鬥！

這思想不禁使她那顆女性的心，因了驚喜而起了戰慄。

於是，她高高地揚起頭來，用驕傲而又感激的眼神環視着這一切。

太陽落下去了，低空氳氳着絢爛的明霞，溪面泛溢出五光十色的漪紋來。

倦遊的孩子，三三兩兩坐臥在碧草茵上，靜靜地用他們稚小的心靈去體會這偉大莊

廠的黃昏的大自然的奇景。

明天也許有一個更烈的太陽。她莞爾一笑，站了起來。
遠處有牧歌悠揚。

十四

過了一些時日，孩子們漸漸地更信任他了。當沒有旁人的時候，他們都爭着告訴了她很多的事。

他們使她明白了：在他們天真的歡笑的後面，也依然少不了人間的惡狼貪婪的眼光，永遠在警伺着時機，想在這些無辜的人類的幼芽身上吸取血液；來肥潤自己！

她也知道了：在鄉間的士紳們的倉庫裏，院長和教務主任囤積着成庫的食米；可是孩子們每天卻吃着二頓稀飯。

她也知道了：那小鎮中輝煌雄厚的，用當地土豪的名字開設着的洋貨店、飯館、這些多是從孩子們的衣、食、住中無窮無盡地扣刻下來的！

孩子病了，藥品是沒有的。瘦弱的身體，十分之九是夜盲眼，都在要求營養，要求

簡單的治療……幾個人共用着一把牙刷，幾個人祇有一套較好的衣裳；而這一切都被弄到米倉、洋貨店、飯館里去了！而院長卻無恥地紅着鼻子，每天向教員們訴着窮，到處挪用他們已經是絕少的薪金。

祇有教務主任永遠是殷勤的。油黑的臉笑着不自然的笑，到她寢室里來閑談的次數漸漸地多了起來，有時還帶着水果和從城里買來的糖果。

當孩子們窺透了教務主任的企圖時，他們漸漸地迴避起她來，同事們也知趣地搬了開去。可是在背後，議論逐漸地多了起來，爲着軍調的生活，爲着湊趣，羅維娜的名字在無數的舌尖下翻滾着，無數污穢的言詞都向她身上堆積起來……

但是維娜卻沒有覺察到這些。她祇有一個念頭：「爲着孩子們努力」。她要使他們能得到：「人」的待遇，「人」的幸福！

每星期六的教務會議席上，在一排排冷漠面孔的前面，她總以一與十的對比來提議、辯爭、呼籲。可是，她卻看見紅鼻子在冷冷地聳動，同事們輕蔑地私語；祇有教務主任是表示同意的，用那沒有表情的笑臉湊和着她。可是事後就永遠不再說起了。

當她開始用大膽的言語，一針見血地攻擊了那一羣貪婪的東西，暴露了他們無恥的企圖時，她的周圍環境就更加惡劣了。沒有一個教員敢和她較長久地談話，沒有一個孩

子敢再親近她。她成了一切人的眼中釘。他們沉默地表示着嫉恨，沉默地監視着她的行動、言語，不聲不響地檢查她的書籍，拆看了她的信件，嚴密地禁止了孩子們和她接觸，在他們面前揚言她爲××黨……

在這種冷冰冰的氛圍中，她又重新變得冷傲起來。當她明白了自己的力量還不足讓她來對一切勢力作頑強的抗爭時，她平靜下來，又開始了思考……她決定不到必要時期，永遠不撒下這一羣可憐的孩子，不撒下自己的責任！

他依然勇敢地，鎮定地，若無其事地生活着，工作着，用堅毅和極端的冷靜，來對付一切人擲給她的打擊和輕蔑。

十五

小鎮位居在成渝公路的側面，在它的四週，環抱地聳立着無數險峻的峯巒。在多雨的夏季，無數條蜿蜒的山洪，在那條闊溪中匯集起來，一齊奔向大江。因了地勢的高仰，這條溪流，有的地方平靜如鏡，曲折漪瀾；有的地方又飛瀑激湍，勢如奔馬。這景緻因爲地勢偏僻的緣故，賞玩的人很少，祇有幾家旁水人家，利用這險峻的水勢，安設

了幾座磨坊，來椿米磨麥用的。

經過一夜驟雨；天氣又完全晴朗了。早晨的山谷，還是靜盪盪的；太陽還沒有出來，桐花開滿了山岩，幾隻褐色的小牛犢，靜靜地在水邊嚼着新鮮的嫩草……

雷嘉獨自蹲坐在山前的岩石上，頭頂遮掩着槐樹的綠蔭。偶然一陣風過時，就會有幾點隔宵的雨水，滴落在他精緻的衣襟上。

自從半月前，他來鄉間看望了維娜後，他就忽然想到要留在印刷部工作了。按理說他並不習慣鄉間的生活，但他這次却彷彿過得極端地愉快。每天絕早起來，洗刷整潔，他就跑到這臨溪的岩石上來。

這種理由是差不多連他自己也解釋不清的。如果說是有有一次他偶然乘興跑到這裡來散步，而更偶然地碰到了羅維娜（她會向他說她是每天都在這里讀書的），因此他也每天到這兒來；這是他所不願意承認的。但事實上，他卻毫不躊躇地來了。而且，選擇了這個僻靜的角落來掩藏自己，以便能夠好好地遙遠地窺視着她。

這是戀愛着她嗎？——在無數的不眠之夜，他常常失神地自問着。一直到現在，他都是以高傲的眼光蔑視着不少的少女投示給他的青睞，從沒有在他深潛的心上留過一點痕跡。

他還記得在很久以前，維特曾說過這樣的話：想把自己的妹妹介紹給他。那時，他已是成年人了，而維娜則還是一個小女孩。因此，他雖然給她不斷地寄着書籍，盡心地教育着她，但他卻無意給她寫信。實際上，那時年青磊落的他，是一點沒有把這個醜陋倔強的少年人底妹妹放在心上過的。

可是，現在這個平凡的，堅毅寡言的女孩子，在這一意外邂逅中，不知不覺地，使他卸下了所有的驕傲與矜持。

自從她來到這裡後，差不多每週都給他寫信，用坦白爽朗的筆調，她談論着，問詢着。這一切都是以極其摯誠的友誼連繫起來的。而他也以他一貫的熱烈的言詞，瑰麗的理論，和連自己也深信不疑的友情，報她以不斷的勉勵和指示。

祇是，這次他們又再度的在這鄉間相遇了！自從那一次病後，她比從前瘦削了一點。

可是就彷彿上帝在她的形體中，注射了一種最最強烈的生命素一樣，使得她的全身，昂昂然地充滿了矯健的，青春豐富的活力。在她那灼灼的眼瞳中，發射着一種超人的，鋼鐵一般的光芒，使雷嘉常常吃驚地感覺到：這一年的磨難與奮爭，已經使得一種長久地潛伏在內心的深處，由於父母的精神承受過來的極大的智慧，甦醒在她那明淨的

心頭上了。

成日成夜的苦思着，他冀圖把自己安靜的靈魂，從那瘋狂地對於這女孩子的極度的佔有慾中救拔出來，但結果却是一刻刻更失神地想着她。縱使是她隨便的一瞥，也已經能使這平時矜持自若的中年男子從心底里引起一陣強烈的戰兢。

他於是祇好懷着一種幾乎近於委屈的難堪的心情，無可奈何地自己證實了：——他是愛上了羅維娜！

羅維娜，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事啊！

他曾經耐心地在人海中尋覓等待，希望有一天能夠有一個美麗的，多情的，體貼入微的教會型的女性，來成爲他理想的終身伴侶。

但是，維娜一點也沒有具備這些條件。她祇是一個不通人情，倔強，既不漂亮又多情的女孩子。可是，爲什麼自從接近了她以後，他就早早的把那些夢想過的幸運推得遠遠的呢？而且會具有那樣酷烈的狂熱去愛她，想她。他不禁連自己都起了深切的懷疑。

是的，她是和一般女子不同的，在她的身上，言語中，眼睛里，是有着一種真實的，旁的女性所沒有的東西。她的意志，是超昇過了塵世間的無邊的醜惡，高高地，自

由地，俯臨着整個世界的。

羅維娜，爲什麼一定要是你呢？直到現在，他還缺乏着向她自承愛情的勇氣。在她的面前，在她天真的微笑和莊嚴冷毅的友誼前面，他被限制着保持了一貫的兄長底尊嚴，甚至於不敢說一句玩笑話。

每天每天，他在早晨的沙岸前碰見了愉快安靜的她，他那永遠鎮定自如的心就會不自制地起了劇跳。平時有若懸河的口才，也會在這時噤如癡啞……她那堅毅貞潔的眼光，彷彿像兩串無形的鎖鍊，扣住了這個超然出羣的靈魂，使他因了這痛苦的幽禁，夜起了飢渴的哀鳴！

現在他從這岩石上望過去，維娜正坐在溪邊的石磨上，讀着一本毛邊的小冊子。溪水在她的脚下淙淙地歌唱着。微風拂落幾朵桐花，靜靜地落在她的身邊。

清晨的溪流，那樣的光滑平和！坐在水邊的她，神情那樣地寧靜而滿足，一切都融和在充滿了朝氣的田野的莊嚴沉默中，完成了一幅幽緻動人的情景。

這一切都引起他難堪的嫉恨，他快要被自己這孤苦的思想逗引得發狂了！現在橫在他心上的，幾乎是一個寧願擊碎整個世界而得到她的激情的狂暴。

而這時，從遠處傳過來一陣清脆的鈴聲。

教養院中快要升旗了！他熟悉地意識到，沒有把眼光從她身上挪開。

他看見她從石上站了起來，在沙上走着，輕快的吹着口哨，來逗引水邊的禽鳥。用焦灼的注目，一寸寸地測量着她與他之間的距離，他又開始不安起來。

近來，更近了……

他嘆息了一聲，從岩上一躍而下，站在小路的中間。

『早上好，維娜！』努力鎮定着自己，他說。

她把眼光從沙上徐徐地舉起來，微點着頭。那眼光是清澈的，明亮的，彷彿在那里面述說着無數溫柔的言語一樣。這，重新使他感到迷茫了。

『這裡真好，』維娜停住脚步，欣喜地看着他說，『我愛這細細的瀑布，在我出神的時候，它會幻成幽揚的音樂的。』

他沒有說話。

現在她是站在他的面前了，依舊是藍布的短衣裙，套着男子式的寬大的外衣。服飾隨便而黯淡。

但是她的整個軀體里，那種說不出來的青春的活力，卻幾乎要從那樸實的服飾里面盈溢了出來。

他站着，一句話也不說，可是那個強烈的想立刻佔據了她的慾望，又一次更失神地襲入他困惑的頭腦里來。

維娜依然高高興興地看着他。

『我很歡喜鄉下，』她說，『不管是一天當中有多少眼見到的罪惡，多少克服不了的艱苦，和不斷地與強暴的疲倦的戰鬪；但是，在這完全新鮮氣息的田野的早晨，我的心情，總是充滿了孩稚一般單純的喜悅的。』

她停了一停，於是直然地注視着他那惶恐的眼睛，微笑地問：『你也有這感覺不？雷嘉！』

他惘然地看着她，被自己心中勃發出來的熱情弄得失措起來。

『你……？』

『是的……』他慌忙嚙嚼着，宛如小學生受着教師的盤詰，『我也……有這種……感覺的。』

她被這中年人的激動，引起了疑慮，注意着他那蒼白的面頰。

『你怎麼了？雷嘉！不舒服嗎？』

『我？……』

鈴聲第二次響了。

『要好好地休養，你瘦了呢！』她說，『再見！』——挾着書，她從他的面前走了過去。

他驚惶地抬起頭來。

難道又失去了這自白的機會了嗎？——剛才在她的面前，自己表演了何等可笑的窘態啊！她會怎樣猜測呢？

『維娜！』他喊。

她在遠處，停住了腳，略略驚異地望着他。

『你是喊我嗎？』於是她回頭向他走來，微笑地站在他的面前——『喚我嗎？』他迷糊地點頭，卻把自己站穩了一點，以便再仔細地看她一下。

在她那短短的黑髮上，沾住了一朵偶然從樹上飄落下來的小花，恰好輟在最適當的鬢角上，紅紅的，泛開着的一朵。

失神的他，忽然驚異地感覺到，這一點淺淺的紅色卻使他發現了他所從來未注意到的，因紅色而襯托了出來的她那迷人的嫵媚來。

這是個美麗可愛的姑娘！——他第一次這樣想到了，不自禁地又起了想把她擁到懷

裏的慾望。

『你有什麼心事嗎？雷嘉！』她安詳地問。

他猛然吃驚了，飛快地收斂了自己迷茫的視線，把眼睛望着地面，從心中心去搜求愛的措詞。

『你的臉色真難看！』維娜關切地問，『是身體不好嗎？』

這溫柔的語調突然提起他的勇氣來，勉強地笑了一聲，自己也覺察到是十分愚昧地問了出來：

『你知道高原從香港退出來了嗎？』

『知道的。』維娜簡單地回答。

『聽說，你匯了一點錢到桂林，是給他的吧？』

『有的！』她淡漠地承認。

『爲什麼呢？維娜！應該使這些人吃點苦的！他們是國家的敗類，他們是趁火打劫者……』他起了難言的酸意，嚴厲地不顧一切地說了出來。『難道你還不能忘情於他？……』

維娜吃驚地掃視了他一眼，忽然低低地笑了出來：『你怎麼這樣想？雷嘉！』

「你不能不使我懷疑！」——他兇狠地望着她，帶着極大的困惑，「因為……」

「你忘記了自己的地位與責任了，雷嘉！」維娜急急地提醒他。

「是的。」他困惱地承認，「但是，我是否可以有權利求你解答？」

「什麼問題？」維娜問，一面用牙齒咬着嘴唇。

他怔忡起來，低頭避開了那種針鋒相對的注視。

「是……唔……我想說的是……」

「說吧！」她從齒縫中露出一聲低笑來。

「是的，我說了……」他抬頭奮激地望着她的眼睛，「那是應該用什麼方法來……」

獲取眼前的你！使你……成爲……我的……」他大胆地說了出來。

「你說什麼？雷嘉！」她喊。

因爲這意外的告白，她向後退了幾步。

「我願你不要再苦惱我！……」他用窒息着痛苦的聲調說，看到她的失措，他那自信心已漸漸地回復了。

「這一次你又瘦削了許多。維娜，教員生活在你並不如意，你是孤獨的……而且還懷戀着高原！」

「不，」她激動地叫。

「我知道，維娜！你很倔強，但是人是不能太苛待自己的。現代的婦女，尤其像你，爲什麼還要對過去的情感守着痛苦的操節呢？爲什麼還要對摧殘自己的敵人，敗壞抗戰的奸細，使用着女性柔弱的慈悲呢？……」

「不！」她冒火起來。

對於自己激勵的成功，他滿意地笑了一下。

「維娜，我相信你。但是，爲什麼你又這樣固執地封鎖着自己的心靈，不允許旁人愛情的闖入呢？你拒絕安慰，拒絕愛情，你生活在這些麻木貪婪的人羣中，你忍受着社會投給你的酷烈的打擊，難道你不痛苦，不寂寞嗎？難道你不願意在您的身旁，多一隻同志的扶助的手臂嗎？維娜，讓我們平均分取一切的災難。不要拒絕我……讓我們相愛吧！」

他喘息了一下，自己讚許着這忽然滔滔而來的口才，於是最摯誠的姿態，向她伸出手去。

而被那番言語震動了的維娜，緊緊地，抱住胸前的書冊，怔忡地出了神。

她從來沒有想到過，眼前這個漂亮的中年人，是在暗暗地愛着她，這表白現在完全

把她驚駭住了。

是的，這是他，是雷嘉，曾經是少女時代日夜戀慕過的英雄。

是曾經用他仁愛的手，領導過她的兄長。曾經贈給她兄妹倆整個的重生和信念的老師。而現在卻站在她的面前，坦白地呈獻着他的戀慕，乞求着她的愛情，這是可能的事嗎？

於是，突然地，而對着眼前爲了她而憔悴不堪的精緻的人物，她起了一種從來未有的新的感情。她很想向他剖白，說他那種猜測是誤會了。想告訴他自己近來澈底轉變過的思想。可是，她沒有說，她只是對他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憐憫……

她不禁低頭嘆了一口氣。

難道她不會渴望過他的撫慰麼？難道站在面前的不是自己曾經想過的同伴麼？如果是在幾年之前……

但是，這一切現在已經飛逝得那麼遠了！她的心中，另一種祕密地，勇敢地滋生出來了的東西，現在已經無情地排斥了這單純的兒女濃情……太遲了！

但是她說不出來，她覺得雷嘉灼熱的大手正在撫弄着自己的兩肩，從那火一般的掌心的接觸中，有一股溫暖的電流偷注進了她的心胸，使她起了暫時的迷茫。

山野是寂靜的，溪水緩緩地流過。在雷嘉的心中，它這次是真的幻成了幽美的音樂了。

他把她攬到自己的懷裏，俯身凝視着她。

淺淺的紅暈，飛快地從她毛茸茸的兩鬢泛了起來。她被迫着低下頭去。一雙最堅決，最冷毅的眼睛，慢慢地垂了下去。長長的睫毛，覆在雙疊的，好看的眼皮上，起了輕微的，異樣不安的瑟動。

雷嘉異樣地一笑，把她緊緊地擁住了，帶着狂喜，他注視着那雙從沒有在人前低垂過的，而現在卻柔媚地半閉着的眼睛。一種征服者的狂暴的激情使他起了更大胆的慾望：想吻一下那二片嚴密地緊閉着的嘴唇。

「羞慚！」他低聲地喚。

可是她沒有聽見，她幾乎是恐懼地傾聽到了自己的心靈的劇跳——清晰而迅速。但是她還在作着最後的掙扎……

這是不可能的！——她想，我們已落到深淵中去了！……

可是雷嘉急促的呼吸底氣息已經挨近了她的臉頰……

她仍然遲疑着，書冊從手中滑了下來。

「維娜……」雷嘉的聲音裏滿含着溫存的誘惑。

她嘆了一口氣，絕望地閉上了雙眼。

可是，就在這時，從遠處突然地吹起軍號來。

達底……達底……

他們嚇了一跳，同時抬起頭來。

在山谷中的教養院裏的旗杆上，飄起了一個小小的紅點。

她驚覺地掙脫了雷嘉的手腕，傾聽着這升旗號。

達……達……達……

那號聲是多麼的響亮啊！在那裏面，氾濫着憤激與呼號。是用着多麼龐大的生命的巨力，在鼓舞着她，招誘着她啊！

年青的生命啊！自由的翅膀阿！不要徬徨，從風暴中，向着那遠方，自己的春天飛翔吧！——她從那宏亮的節奏中，聽出這有力的招喚來。

旗子緩緩地向上升，鮮明地飄揚在旗杆的頂尖，後面是一望無垠的藍天。

號聲響徹了山野。

她興奮地回過頭來，卻恰巧迎接住了雷嘉撫愛的，洋溢着無限溫情的凝視。她打了

一個寒噤。

「這兩支充滿了熱情的，飢渴的視線，它是如何地在控制着我極目長空的心的奮飛啊！」——她想着，突然從心底裏生出了一種強烈的，說不出的反抗來。她重新掉過頭去看那颯揚在高空中的旗子。

『維娜！』雷嘉輕柔地低喚，企圖重新把她擁回自己的懷抱。

她猛然地回過臉來，她倆差不多面貼面地站着了。

但是，他却看到了那濃黑的長長的睫毛，現在已經像扇子似地展了開來，在那裏面，依然是一對倔強的、冷毅的眼瞳，發射着凜凜然堅決嚴峻的光采。

沸湧着的熱血，忽然凝澗了，他愕然地放開了她。

『這是不可能的！』她終於說了出來，俯身拾起掉在地上的書冊，聲音中還帶着大量的憐憫，但却異樣地平靜。

『不可能的！雷嘉！這些年來，我無日無夜不在感激你，尊崇你，你使我懂得了一切真實的東西。是的，很多，很多。』她微微地一笑；『可是你還沒有了解我。你誤會了！……』

雷嘉用眼睛作着惘然的詢問。

『是的，你剛才說，我是痛苦的，寂寞的；爲了高原，我是有着怨悵的，我還會苛待着自己去依戀着他嗎？』

『這是錯了，你就沒有想到，這些時來，生活的鍛鍊，和被你的指示解放了的一切思考的結果，已使我失去了對一個人的極端的仇視和憎恨。』

『你曾經使我明白過，什麼是該憎恨的，仇視的，是什麼力量，使得人們永遠會互相傷害，殘殺。是什麼力量，使人們永遠找不到真正的自由與和平。』

『由於這一種幾乎成了直覺的憤怒與責任，逐漸根深蒂固地在我意識中成長起來，使得我丟開了人與人之間微小的仇恨，愛；在最大的敵人前面，就是對於曾經傷害過我的人，我也起了親切的憐憫與同情。甚至於到了現在，在我的心上，已經不留一點餘地，來讓我容納一個丈夫或者是愛人的了。雷嘉！這是你的成績，你聽了應該是高興的。』

雷嘉惘然地點着頭。

她的聲音更加歡快地誘導着他。

『雷嘉！這是一個可愛的早晨，當我靜靜地坐在田野上，看着太陽的初昇，我的感覺傾聽出了大自然的百物生長的喧音。我常常會想到，覺察到自己也好像是田野中的植

物一樣，迎着陽光，在不斷地抽根，萌芽！

『造物賦給了植物以生存的本能，它們就會欣然地去接受生命，爭取生命，雖然它們到時期全得死滅，但它們却仍然勇於去作一顆種子，一種蛻化，來獲取生命的果實！』

『時間是殘酷的，就像這溪流一樣，它也是一條宇宙的寬泛的河床挾着生命在奔流，無盡止地，無可挽回地奔流着，它帶走了春天，帶走了青年，向着江海奔去。』

『你的話指示了我正確的方向。我是在一直向它走去，再沒有遲疑，沒有耽擱，路是長的，但我却望到了最前面！我要在自己的季節中獲取生命的果實！』

『雷嘉，你曾經說過——「除了同志，便是敵人」，但我們還該分清楚，在它的中間，還有一種人，他們不是敵人或劊子手，而是被殘酷的社會制度，傳統習慣，現實環境所迷糊了方向的可憐蟲！和自命清高，憎惡現實，漸漸地離開了羣衆，放鬆了武器的落伍者。這一類人，我們應該原諒他，接近他，幫助他覺悟，而不能對他們懷着仇恨的。我對於高原，就純粹是這樣的感情！』

『雷嘉！希望你能了解我，讓我們忘却今天的一切！不，讓我們成爲更親近的同志吧！好嗎？』她微笑着伸過手去。

雷轟木然地，用着幾乎是在夢中一般的迷糊，接受了她的握手。

完了！一切都已經告結束了，好像是一個笑劇一般地閉幕了，但他却扮演了一個多麼可憐而又可笑的丑角啊！

而她却微笑地，挺直地，站在他的面前。他不禁感到了心底刺痛。那種微笑是戰鬪的示威，是勝利的告白。她的全身，都活躍着那種看不見的，但是幾乎溢泛出來的活力，那種他曾經懷疑過的力量，而現在，他却意外地發掘到了它真正的源泉。

他懊喪地，羞愧地低下頭去。

.....

等他重新抬起頭來時，維娜已經走遠了。他祇能模糊地捉住了一個背影，依舊是挺直的、堅定的、充滿了力量。它幾乎幻成一座山脊，聳然地在他的眼角前晃動着遠去。

突然，維特的話在他的心上響了起來——

『我是一個火把，而維娜却是一座燈塔，如果把她燃亮了——』

『那將在風暴中永恆地發着光。』

他喃喃地背誦着自己曾經說過的言語，絕望地，重新垂倒了頭……

桐花飄揚着，溪水奔流着，兩滴混濁的眼淚，落在溪水裏，馬上被它捲住了，奔了開去……

十六

從山谷中走了回來，她過了一串悲哀的，然而又異樣莊嚴的時日。

有時她也想到雷嘉，顧慮到他所遭受的拒絕會引起甚麼反應來？她也同情地，爲他的擔憂。但這一切祇促使她起了更冷靜，更清晰的思考。它們幫助着她，獲得了愈加堅強的毅力，和更豐富的智慧，去對付一切強暴的勢力。

天氣逐漸酷熱了。一個下午，她接到一封由×縣寄來的柳蓓的信。滿紙都充滿了焦灼與徬徨：

『……維娜：我真不願再在這裏統下去，一切都是死氣沉沉。前天接到姑媽的信，她要我回重慶去考商專，學會計，她說這才是女子的出路，將來可以在銀行裏找一個適當的位置的；生活比較有保障，而且，聽說如果盡職的話，老年還可以有一筆獎金呀。……』

「我祇好照着她的話去做。你的意見如何呢？盼告訴我……」
維娜放下信紙，獨自搖頭苦笑着

這真是一個好人！——她感喟地想。人生在她祇是爲了平平安安地找一隻堅固的飯碗，然後感激零涕，戰戰兢兢地捧着它，撈取着別人擲在裏面的擠過的殘渣來咀嚼。

是的，人的需要有時是多麼少啊！可是，我那可憐的朋友，她連這一點夢想都不會實現的，人生永遠是殘酷的。如果你不反抗，你就得被擲到無邊的深淵中去！這世界已經沒有了憐憫和慈悲，祇有永遠不絕的鬭爭！
她提起筆來，在紙上起了一個頭：

「荷：我親愛的朋友……」

她想把自己所想到的告訴給她，但她又憶起了這些不是那個單純的姑娘所能瞭解的。躊躇了半響，他祇得暫時放下筆。走到寢室外面去。

院子裏是灼灼的陽光，泛濫着蒸人的熱流……

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擔着兩大桶沸水，正從廚房裏艱難地走出來，擔到外面飯廳裏去。

水是剛從鍋中搯起來的，沸騰騰地冒着熱氣，孩子赤膊的背脊上流滿了汗水，在重壓下僵僵着身子。

維娜皺着眉，嚼着自己的嘴唇，注視着這情景，她的心拂過一陣微痛。

近來爲了想搾取工人的儲金，院長藉口農忙，遣走了所有的傭工；於是全部的勞役，都支配到孩子們頭上去了。燒鍋，煮飯，甚至於挑水，椿米，一切大小雜事，代替了功課，支取了他們全部的時間與精力。

她曾經激烈地反對；但——却照例仍然通過。教務主任帶着點名冊來了，每班抽走了十個人。輪流地值日。他親自督催他們。

一定要出事的！——她氣憤憤地想着，眼睛四下尋覓有人，但祇有幾個頂小的孩子在附近掃地，沒有一個能夠幫忙的。

這時，教務主任也從廚房裏出來了，手裏挾着點名冊，黑臉放着油光，向各處查看着。

她憎惡地射了他一眼，退到寢室裏去了。開始思索着給柳蓓回信的措辭。

一會兒，那油黑的臉帶笑探了進來：

『沒有午睡嗎？羅先生』

她搖頭，沒有作聲，緊緊地閉着嘴。

那個臉由她肩上探過來了，注視着桌上的信紙，笑容隱沒了下去：

『親愛的朋友?!——這是情書吧?』他邪惡地問，『能公開嗎?』

『這是給一個女同事的，沒有公開的必要!』她冷毅地回答；把另一封來信收了起來。

『從密司羅這兒得到「親愛的」三個字，關係一定不平常了!這該是一種黥福……』她猛然抬起頭來，望到那兩道邪淫的視線正在逼視着她。

卑鄙的東西!——她氣沖沖地想着，沒有開口。

那黑色的臉膛笑了。這回是有表情的，恰恰正像一個「卑鄙的東西」那樣笑了起來。

『如果有人把這三個字加在我的名字上……那末我……』他的臉無恥地湊近了她，口水飛濺了她一臉，『我……』

外面起了一陣嘈雜，一個孩子飛快地闖了進來：

『羅先生!快點，燙死人了……』

她推開教務主任，三腳兩步地跳了出去。

飯廳裏擠滿了人。兩桶水全打翻了，沸水流滿了一地。那孩子精赤着背脊，在地上打滾。無數的小臉惶惶失色地圍着看，嚷叫着……

她分開衆人，把孩子搶救出來，拖到自己寢室裏去。

『請院長！找教務主任去請醫生！……』她吩咐着，一面把昏迷過去的受傷者放在床上，用剪刀剪開了他下身的衣裳，察看了前後密密地隆起的巴掌大的水泡——但是急切中找不出一點藥品可以施救！

找院長去的孩子回來了，後面跟着教務主任，手裏握着半瓶紅藥水。

『一切要等院長來決定，他到鄉紳家去了，我們不能作主的。』他說。

『應該立刻送醫院去！』她在忙碌中抗議。

『不！我們沒有權力處決這件事。』教務主任賠笑地說，『院長馬上要回來的。』她不再說話，先找了一點油膏，小心地搽在那些水泡上，——用紗布把它們蓋了起來。

教務主任帶着所有的看客退了出去。天漸漸黑下來。受傷的人神志不清地呻吟着：

她沒有時間出去晚餐，祇一刻不停地用冷水敷着發高熱的孩子，替他揮着扇子。

兩個鐘點後，一個學生進來，請她參加臨時召集的緊急會議。

她想了一下，帶上門，走到會議室去。

裏面坐着全院的教職員，都把視線集中在她的身上。

院長坐在主席位上，臉和鼻子全部通紅；說話時，嘴裏噴着強烈的燒酒氣息。

「院內在今天出了一樁不幸的事。大約諸位都知道了？……兄弟因為接洽公事，所以沒有在場……」

強烈的酒氣撲着維娜的鼻子。一種說不出的憎惡使她忽然平靜下來。她端正地坐着，注意地諦聽着那些無恥的言語，兩道銳利的眼光，嚴峻地釘在院長被酒燒熱了的臉上。

菜油燈的光焰在她蒼白的面龐上晃動，她的表情是堅毅的、冷酷的。

院長繼續地報告下去：

「我們尤其要感激羅先生——她用這樣的熱忱自願來看護受傷的人。這是兄弟萬分敬佩和感謝的……」

「……但是，各位也一定明白兄弟的苦衷。我祇希望各位本着愛護本院，愛護兒童的熱忱，暫時不要把這件事張揚出去！……各位今天辛苦了，兄弟明天作東，給大家慰

勞慰勞……」

院長的老鼠一般尖銳的眼睛，向着二排人掃視過去，最後，停在維娜的臉上了，帶着可憐的、愚昧的微笑，等待着她的回答。

每個人的臉一齊倒了過來，冷冷地注視着她。但是，同樣的，都在眼睛中帶着等待的神情。

室中寂靜得厲害。燈光微微跳動着。

在這個世界上，人們已經沒有依照自己的意志作人的權利了！——她靜靜地考慮了片刻，於是用手攏一下頭髮，毅然地站立起來。

大家吃了一驚，緊張地期待着她說話。

「不可以！」她從緊閉着的嘴唇裏，從齒齦裏，提出抗議來，低沉然而清晰地說。

院長驚嚇起來，臉上惶恐的微笑褪落了，小眼睛猙獰地釘着她的嘴。

「我沒有時間聽您的酬謝，院長！更不願要您來慰勞！……」她壓制着極端的厭惡，冷冷地說：

「事情很簡單，如果你不願這事宜揚出去，這裏有兩個條件你必需接受：第一，立

刻把受傷的人送到鎮上去進醫院。第二，從明天起，重新雇用傭工，停止孩子們的苦役。」

想了一下，她又增補着說：

「我看到過院內的經費冊子，照章應該有九個至十二個工人的額內費用——這筆錢作甚麼用了？」

「補貼了教員的伙食！」教務主任代替倉惶失措的院長迅速地回答。

她輕蔑地看了他一眼，掉過頭去對向大家：

「教員有規定的米貼的，市場上菜價並沒有上漲。而且如果先生的伙食太好了，會引孩子們的反感來的。這一點希望您注意！」

教員們搖動起來了，大家喁喁地私議着。有幾個人開始用恭敬的眼光打量着她。

「我沒有空，先退席了！」她從人羣面前經過，又被院長喚住了。

「羅先生！」院長無可奈何地搖着手，「這樣晚了，孩子如何送得出去？我想……」

「院長的轎子和轎夫都空着，把它借用一下好了！」

「我接受羅先生的條件。但是，祇能等到明天……」

她點頭俯允，撒下院長，很快地抽身走了。

留在會議室裏的人，馬上爭先恐後地發表起意見來，有幾個向院長圍了攏去……

她走出會議室，看見暗中有幾個影子閃了開去……

『王榮貴！睡覺去，你犯規了！』

她捉住了一個沒有走的，嚴厲地斥責着。

那小鬼直挺挺地站在黑暗裏，答應着：

『是！』

可是等她走後，又偷偷地潛出來，躲在黑板後面，傾聽着……

維娜回到寢室裏，急忙地挑亮了油燈，掌着它，走到孩子的床前去。

在微弱的光圈中，那孩子睜着無神的浮腫的眼睛，茫然凝視着她，說着一些聽不清

楚的低語。

她把頭低到他的嘴邊，勉強地辨別着那焦灼的嚶語：

『……大考……不及格……分數……留級……痛！……』

抬起頭來，一滴吝嗇的眼淚落在孩子浮腫的臉上，她覺得整個心都在燃燒着……

她獨自危坐在光影中，眼睛嚴密地監視着孩子的呼吸……

「可憐的孩子！」——她憐憫地，悄然地想着；「是誰使得 受如此痛楚！至於垂危？……」

全身疲乏透了，嘴唇是乾枯的；但是從心的深處，一種奮激的，不可名說的憤怒情緒在燃燒，她遏止不住自己的思潮……

桌上的信紙還好好地鋪着；站起來，在燈中添了一點油，她提起筆，把下午發生的事情告訴了柳蓓：

「……朋友：想一想：」她結束着寫，「我會經站在他們面前的講台上，一心一意地教之以忠信，勉之以仁愛，花言巧語地保證着他們將來的幸福。可是，這一切都是謊，謊，謊！我沒有想到這是在欺騙孩子們，更欺騙着自己的良心……」

她的眼裏迸出激淚來，但仍然匆匆地寫下去：

「蓓！你覺得痛心嗎？你會因此流淚的吧？可是，在這一世界上，眼淚已經沒有了！它制裁不了自私和強暴，更挽救不起千千萬萬孩子眼前的厄運！

「朋友！你不是說過：『一切都要報復的，爲了女人！』可是，現在你該明白了：我們所要報復的，已不是僅僅對個人的受害者，不是女人們的仇敵，而是整個人類的公敵！是那使世界分裂，使人類分裂，爲着自己的利益不惜摧殘着國家的幼芽的貪婪和專

制！

「那末，我們所迫切地需要的，也將不再是舒適的眼前，享樂的晚年，幸福的將來，而是武器——是能夠投向敵人的長矛，是直接間接予以不斷的毀滅的堅決的力量！」

「不然，縱然是寬敞肥沃的土地上，人們也仍然得不到幸福的。朋友！你明白了嗎？……」

她放下筆，又重複地念了一遍，她的嘴角上抹起一痕冷冷的微笑，安靜地把它蓋好，封了起來。

夜已經沉酣了；可是，從心的深處，那一種不可自制的激動的情緒，液然在不斷地湧上來。

她聽得出自己的心音，隨着滿身血液飛速地循行，起了猛烈的跳躍……她的眼睛死死地凝視着窗外茫然的龐大的黑暗。

最後，燈內的油燃燼了，火光跳動了幾下，滋滋地響着，突然熄滅了。

她吃驚地回過頭來，一種好像突然被推進了坟墓一般的沉黑，包圍着她，她忽然眩暈地感到極度的疲倦了，摸到另一張床上，她倒了下去，很快地，好像失去知覺一般馬

上睡熟了。

x

x

x

x

天沒有大亮，她被喧囂的人聲鬧醒了。

房間裏擠滿了人，兩個較大的學生正把受傷的人抱起來，放到擔架上去。

『爲什麼？』她坐起來質問。

院長的紅鼻子冷冷地晃了一下，用尖銳的嗓音俏皮地說：

『遵命送到鎮上醫治去！』

擔架抬走了，她跳了起來。

『幹嗎？』院長吃驚地問。

『我陪他上醫院去！』她匆忙地說。

院長向教務主任瞟了一眼，那個油黑的臉就湊了過來：

『羅先生，你累了，息一會吧！我送他去醫院不會錯的。』他依然含着笑，但是眼

睛在作着固執的拒絕。

她冷笑一聲，重新坐了下去。

教務主任走了，替她帶上房門。

她把房間巡視了一遍。

一切都是亂糟糟的，彷彿剛經過了盜劫一樣。

爲什麼弄得這樣亂？——她狐疑地想着。誰在這裏翻弄過了？有一個小頭鬼鬼祟祟地鑽進門來，又退了回去。

「王榮貴，幹什麼？」她質問。

那小鬼重新走了進來，帶着一本正經的神氣，匆匆地報告着：

「羅先生，本班同學全體都在後山的草坪上，等您去訓話！」

「爲什麼？」他詫異地問。

小鬼的眼睛瞬了一下，又催促起來：「你跟我走吧！等一下我會報告您聽的。」

「好的！」她簡單地答應了，洗了臉，攏了攏頭髮，在桌子上隨便地拿了一本書，

挾了那封要發的信，就和孩子走了出去。

校門口兩個小崗位嚴肅地向她致敬後，就把頭低下，放她出去了。

王榮貴在小路上半側着身子向她，一邊走一邊匆忙地說：

「……後來大家都走了，祇剩下院長和周教務主任。他們都氣沖沖地說您挑撥教員鬧事，說您是×××，今天早晨他們又看了您桌上的信，把一些書籍拿走了，說是馬上

到鎮上去找人來逮捕你！滅口……」

她在小路上站定了。

「羅先生，全班同學都在昨夜商量好了，決定告訴您，讓您躲開他們。你知道那個黑鬼教務主任是什麼事都做得出的！院長都扼在他手裏呢！同學都偷出來等您去。院長早晨吩咐了崗位，叫不要把你放出去的……」

「那末他們呢？」維娜又站住了。

「他們情願受罰！」

他不再說話，默默地一邊走，一邊思慮。

王榮貴快跑了幾步，走到山崗位，把手一揚。

孩子們都從草堆裏，山溝裏，各處鑽了出來。不作一聲地圍攏來，在大孩子們的前面，一個個滿塗着黑墨的骯髒的小臉上，掛着二行可笑的，黑色的眼淚……

她走到他們前面，一個個地凝視着他們。

那些個天真而嚴肅的黝黑的面龐，齊齊地仰望着她，幾十對敏慧的小眼睛，閃着悲哀的，無聲的淚光，依戀着她……

她覺得喉頭被一個沉重的悲哀堵塞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學校裏遠遠地打着鈴，是要早操了。

孩子們誰也沒有回頭，都默然等待她開口。

難道要離開他們了嗎？她又把每一張熟悉的小臉輪流地注視了一遍，難堪起來。

終於靜下心來，她用冷淡的神情說：

「謝謝你們！但是，這事情我得考慮一下，或許並不會這樣嚴重！你們先上去操去

……

「不行！」一個細細的嗓音堅決地說，「您不能回去了！先避一下吧！」

「不能上車站去，院長會找到您的！」另一個胆怯地警告她。

「到我乾媽家去吧！就是後山的馬老太婆！」

鈴聲又響了，孩子們靜下來，焦慮地看着她。

「那末，我可以暫時到朋友家去的。」她說，「可是，事情恐怕不會鬧大的，大家

安心上課好了！如果沒有什麼，我明後天就回來……」

她掏出手帕來替那個小黑臉擦乾了眼淚，帶笑地拍了他幾下。

「快回去吧！要遲到了！」

孩子們整整齊齊地排列起來，都默然地向她敬了禮，一個個低下頭走了。過了小山

崗，大家快跑着消失在樹蔭裏。

她坐了下來，凝思片刻，決定先去找雷嘉商量。

她在小路上走着，後來偶然站住脚，回過頭來，就吃驚地看見：在遠遠的公路上，矮胖的教務主任急急地走着，後面跟了四個荷鎗的鎮丁。他們抄過公路，向教養院走去。

孩子們沒有說謊。這件事是真的了！於是，一種曾經感到過的無名的慚愧，又從心底裏浮了起來，使她不知不覺地加快了脚步……

雷嘉的房間裏，雜亂無章，牀頭上零亂地堆着書籍，紙煙蒂頭丟滿了一地。她站在房中央，皺着眉，向站在門口的雷嘉瞥了一眼。

雷嘉穿着寬大的睡衣，拖着拖鞋，頭髮蓬鬆，他的臉色是憔悴蒼白的。黯然神傷的眼睛，經她輕輕地一瞥馬上惶惑地低垂了下去。

他這是怎樣了？——她疑惑地想着。但沒有問出來，她坐下去，把二天來發生的事告訴了他。

雷嘉默然注視她飛舞的嘴唇，不斷地一支又一支地抽着紙煙，神情沮喪而沉鬱。一

直等他說完了，依然不開一句腔。

『我很疲倦！』維娜打量着房間說，『你這兒可以休息一下嗎？』

『這裏太零亂了！』雷嘉無精打彩地開口了，『維娜，近來我的心緒很不好！你看

……』

他愧悚地一笑，換了題目：『你睡一下吧！我來整理……我剛起來沒好久：

……』

她面壁睡下，閉上眼，但第一個念頭即刻閃了起來：

雷嘉頹喪得厲害，彷彿和從前完全兩樣了！這該不是因了我的緣故吧？

這是不會的吧？他應該了解我的……

房間很寂靜，她聽見雷嘉輕輕的脚步聲在地下移動着，彷彿正在梳洗。

這時候才起身，在這鄉村中還脫不了都市習慣，他反變得疏懶了……

忽然，木床震動了一下，雷嘉梳洗得整整潔潔，換了衣服，站在她床前，手中拿着

一幅大手巾，俯身察看着她。

她把眼睛睜開了。

雷嘉慚愧地漲紅了臉：

「請原諒，我以為你睡熟了。不該打攪你的……」他不知所措地說。

「不！我沒有睡着。她微笑着：『謝謝你！』」

雷嘉欣然色喜地笑了，眼重新泛濫出光彩來。他低頭思索了一下，默然地握住了她的手：

「維娜，你真大量！我以為不會再理我的了！」

她驚異地看着他：

「爲什麼？」

「爲了……我對你……那番冒失的舉動……」

她不禁失笑了。

「雷嘉！你真是——你知道我們之間不該再存有虛偽的！爲什麼這樣想呢？」

雷嘉苦笑了一聲。

「我有許多話想跟你談……但是，你先休息吧！我給你去吩咐做吃的，而且還得打聽打聽你那件事……」

他用充滿了感激的眼神注視着她，替她放下蚊帳，後然輕輕地走了。

他被單獨留下來，馬上睡着了。

十七

她在雷嘉處住了一個星期，由他伴着回到重慶。

這一週來的日日相處，使她把他澈頭澈尾地觀察了一遍。

他的生活很闊綽，正如一個依着父親的餘蔭作小老闆的公子哥兒們一樣，閑散而安樂。所不同的却是他又絕端地鄙視着自己的父親。除了要錢以外，他對他沒有一點親切的感情。

他滿口瑰麗的理論，可是自己却不去作進一步的實踐。他祇能把它們恰當地使用在別人身上。他幫助別人也祇是因爲慷慨和青年的正義感而已！

於是維娜想起了哥哥的那封信來。

維特沒有說錯，雷嘉是在逐漸地沉溺下去。他雖然也用如火如荼的熱情點燃過自己的生命，但這時代却把這燒燼了的殘渣無形地扔了下來。他還很年青，但是他已開始從戰鬥中退後了。這聰明的人，現在是沉溺在徬徨矛盾中，而又下不了決心來自拔……維娜的拒絕更使他失去了自信，他連自己都開始懷疑起來……

但他又不願意完全斷絕了自己的希望：維娜這次偶然的回來，又重新燃起了他將熄的激情底殘燼。

他再度以保護人的姿態伴送着她回到重慶。那時，恰巧有人從浙西的游擊區裏來找人去那邊工作——那邊是維特所在的地方。維娜去請求加入，立刻就得到了允許。雷嘉也毅然地決定和她同去那邊工作。她們定下了起程的日期。

維娜借宿在一個婦女團體的宿舍中，每天忙碌着隊上的事務。

柳蓓從×縣回來了，她在這團體底閱報室裏找到了維娜，激動地抓住了她。

『維娜，不要丟下我，』她抱怨地說，『你那封信我看到了，它打消了我入學的念頭！但是，我真不願再在這裏耽下去了，讓我跟你走吧！』

維娜靜靜地微笑着，注視着她：

『你不會走的，蓓！』

『不！』她興奮地跳着腳，『維娜，我信任你，我願意永遠跟定你。自從那次在船上碰到了你後，我就下了這決心！祇有你能幫助我……你帶我走吧！』

維娜嚴峻地凝思了片刻。

『蓓，應該依照自己的意志來判斷一切的。有時候，別人往往反無從為力！』她正

色地說，『從這裏去浙西，路程相當遠，我們走向前一步，就得生出進一步吃苦的勇氣來。那兒不是你所想像得到的。抗戰一天不完，我們就得工作一天，直到祖國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解放爲止！沒有休息，沒有享受一切，祇有犧牲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存！你考慮一下吧！』

柳蓓失望地望着她：

『維娜，你遺棄我了，你平時給過我無數的勉勵和指示，但是現在……』

『小妹妹，你永遠有這樣一顆純真的心！』維娜苦笑着說，『好吧！如果你來得及，你就準備一下吧！不過，我想你是不會走的。』

柳蓓困腦地望着她：『我一定要走！什麼都可以不管，祇要跟定你……』

有人來會維娜，她接過名片，吩咐請她們到閱報室裏來。

『蓓，你不用走開，這祇是幾個貴太太們，她們很快就走的。』她吩咐柳蓓。

進來的果然是幾個漂亮的貴婦人，穿着耀目的衣裳，滿身發着名貴香水的濃香

她們事務式地向維娜致了慰問，於是拿出一筆捐款來，托她代交游擊戰士們，表示

一點敬意。

維娜冷靜嚴肅地寫了收據，致過謝忱後，把她們送了出去。

滿室依然留下了濃烈的香味。

維娜回來，看見柳蓀從角落中站立起來，臉上帶着惶惑的微笑。

「維娜，你真會應酬！我却怕見這一些人。在她們面前，我總怪不自在的……」
「爲什麼？」維娜不在意地問。

「她們都那樣華麗、漂亮，那些香水都把我薰醉了！……」

「你歡喜這些東西嗎？那些華麗的……」維娜垂下長睫毛，掩住了眼睛裏的微笑問。

「是的。哦，不……但是，在她們的面前，我總覺得自己像拔去了毛的小雞……」
「柳蓀惶恐地承認；『可是你，維娜，難道一點都不覺得嗎？在那些人面前，你依然是神色坦然的！』」

維娜低沉地一笑。

「在我……」她的眼睛矜持地發着亮，「站在那些全身閃着金光的孔雀們的面前，我是從心底裏起着一種驕傲的感覺。這使我可以高過她們，她們眩人的美麗嚇不住我的。」

「維娜，爲什麼呢？」柳蓀疑惑地看着她問。

「是的，在那些被豪華社會創造出來的美麗的傀儡們前面，我知道自己是比着她們多着一點什麼……」

「什麼？」她急急地追問。

「那是一種在我的心裏，我的靈魂的深處，真實的東西。祇有當我面對着一切虛偽和醜惡時，我才会驕傲地感覺到它的存在，這就可以使我超過她們。因為我知道這是她們所沒有的。」

柳蓓默然地望着她那和悅地發光的眼睛，和展開在臉上的鮮亮的微笑。這笑容不知有種什麼力量，壓得這單純的少女的心沉重起來。

「維娜！有一件事要告訴你的。」半響她才開始說。

「什麼？」

「高原在桂林來信給我，詢問你的地址，馬上就要回來找我……你給她寄過錢的？」

「是的。因為我料到他會回來的！」她靜靜地回答。

「維娜！他是懺悔了，他是因着你而回來的呢！」

「不！」她喟然地說，「你弄錯了。要他回來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的天性！」

「難道你不願他回來嗎？」她驚訝地問。

「舊！你想想香港淪陷了，金華受了封鎖，在烽火中，他的投機事業崩潰了，愛人也反了臉，這一切都是料得到的。而他那英雄意識使他還不屑去當漢奸。那末，他還能作甚麼呢？」

「我覺得他還可以作很多事的！」柳蓓說。

「你不明白他的。這一年來，雖然他走了不少路，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但也許他還不曾觀察過這鬧鬧攘攘的世界。現在炮火使他停止了盲從的脚步，於是他抬起頭對整個世界瞥了一眼，他會震驚萬分的。他一定要詫異地想：「喔！這世界竟是這樣廣大，喧囂！」於是他沒有勇氣再向前一步了，他祇有回來，祇有重新安安靜靜地潛伏到這大後方的小角落中來……」

柳蓓失笑起來；後來又嚴肅地望着她：

「維娜！我真不懂得你對人爲什麼這樣清楚，又這樣苛刻？你難道不能再使他堅強起來？他這次吃的苦不算少呢！」

維娜的眼珠亮了一下，隨即馬上回復了嚴峻。

「是的！他會堅強一點了！可惜我沒有機會再看到他了！我們很快就要走的……」

柳蓓沉默地聽着她的話。她又想起高原的信來，她的確很同情他，對於維娜過份的嚴厲，她感到了微微的不滿。

我馬上給他寫信，催他回來……她暗自思忖着。——也許他們可能和解的。這念頭使她振奮起來，他準備馬上去做。

「我走了！」她說，「維娜！我會在預定的日子起來的。」
維娜把手伸給她，她那銳利的視線牢牢地盯住她的眼睛。

「好的，希望你能趕得到！」她緩緩地說。

可是在她那鋼鐵般閃光的眼睛的表情中，柳蓓馬上覺察到它已經揭穿了她的靈魂，比自己更清楚地了解了她。她俯促而絕望，預測到這種告別不是暫時的了……

走出大門，她懷着一種對於自己絕望的嫉恨，把走的決心打消了。不知不覺走到「商業專科學校」的報名處，把自己的名字登記了上去。

十八

臨走的第一天，維娜在房間裏整理着自己的日記和信札。

從隔壁，有一個圓潤的女高音唱了起來：

——我們的隊伍向前走！

——向前走——立刻，一羣愉快的聲音接了上去。

——我們的歷史與抗戰同留……

——我們的隊伍向前走，向前走！

——向前走！——圓渾的各種各樣的嗓子應和着。

——爲了家鄉、祖國，爲了自由！

——爲了自由，爲了自由……由！——大家愉快地反覆唱着。

「這是我的同伴們在唱的！」她把眼睛從日記本上抬了起來，顯然地被熱烈的歌聲打擾了她的思路。

「明天！」她興奮而輕鬆地想着——明天，她就將借着這歌唱着的一羣，踏上長長的征途，到遼遠的戰地去了！離開這窄小的山城，而奔向平原，奔向江海！

祇有那遼闊的祖國的大原野，才能讓她載着自己這一顆激奮的心去奔馳，像野馬一樣，像燎火一般，無邊無際地燃燒開去！

她感到自己的心在腔內狂喜地震躍着。

——不能想……

——美麗的夢幻！

緩慢的歌聲引她沉浸在凝思裏。

她扔開紙筆，走到窗前去眺望。

晚秋的黄昏的斜陽，發着一片愉快的金色。但是，遠處的林木，却已在漸漸地開始昏暗了。田野中，一片逐漸騰升起來的夜霧，渲染着天地，幻成一抹迷濛而又異常美麗的暗紫色，一分鐘比一分鐘地濃厚起來。

她凝視着這灰紫色籠罩下的遙遠的城市，忽然起了一陣感激。

太陽落下去了！——她心神不定的凝思着。那種說不分明的暗紫色，使她第一次起了又幸福又悲涼的淡淡的惆悵。

明天要走的了……但是，爲什麼忽然又對這小城起了留戀呢！這裏畢竟不是自己航的地方，祇是，也曾經有過一段美麗的幻夢……

很快地她又想起高原來。

「他回來了！可是——我却走了。這不是太殘酷了嗎？命運總是這樣擺佈人的……但是，我——羅維娜，却永遠是反抗命運的。」

——不要想，讓我們團結新力量！

活潑高亢的歌聲，突然又闖入她惘然若失的意識中來。

——不要想，讓我們磨練在前後方！

又一個聲音興奮地接了上去：

——磨練出鋼鐵的心胸，鋼鐵的手！

於是齊聲地唱了出來：

——鋼鐵的勇士像洪流……

背後的門開了，她聽見一個熟悉的男子的聲音：

『這就是嗎？謝謝你！』

她沒有動，眼睛凝視着濃紫色的遠方。

真是不應該亂想的。——她自責地尋思。一切還需要鍛鍊……成爲……鋼鐵……！

可是——這是誰呢？她忽然想起了那聲音來。它聽去異常熟悉、熟悉到刺耳的呢！

……誰？——她亂糟糟地追憶着，可是沒有把視線從窗外收回來。

又過了片刻，從身後，她聽見了一種被仰制着的絕度興奮而抖顫的聲音，重新低

沉地響了起來：

「維……娜！」

他很快地回過頭去。

靠近她，一雙興奮而又帶着憂鬱的，狼狗一般的眼睛，悲哀地凝視着她。憔悴而蒼白的面龐，不自然地怯生生的微笑，但却一點不陌生——這是一年半不見面了的原！

他在她的憶念中回來了！

「是你嗎？」她驚喜地喊了出來。

他伸出了不知是因了喜悅或是辛酸而抖索的手向她。

她靜靜地讓他握住了自己的手。

「你畢竟回來了！」

「我！回來了！……」他喜悅地應聲說，情熱地抬着眼睛來看她。但當它接觸到那兩條冷漠平靜的視線時，不禁又惶愧地鬆了手，垂下頭去……

外面，歌聲在繼續着：

——戰鬪！戰鬪！不停留……

——手挽手兒向前走！

帶着歡愉的微笑，她的眼光徐徐地落在她底身上。

風塵僕僕的服飾，簡單的行李，蒼白的兩頰，稍稍僵僵了的高大魁偉的身軀……都在說明他一年來的遭遇，都在沉然而真誠地捧出了那顆犯罪的良心，摯實地獻在她底眼前！……

這是誰的過失啊！——她嘆息地想。

於是她那女性的柔情，也無言地接受了這一切，而被那悲哀的摯誠激起了一絲溫柔的憐憫。

她整理了一下房間，從堆滿了行李的傢具中抽出一張椅子來。

「坐下吧！高原！你大概也很疲乏了。從香港淪陷後，朋友們都替你耽着心。路上平安嗎？……」一邊又繼續清理着自己的行裝，一邊愉快地發問。

高原的眼睛從地上抬起來，閃耀着喜悅和感激，他稍稍自在了些，慢慢地循視着整個房間……眼光顯然對這過份零亂感到詫異。

她的眼瞳也隨着他的動作輪轉着；知道了他的猜疑，於是作着解釋：

「這是因爲要出發的緣故，所以就亂七八糟的……」她說。

「出發？」他愕然地站起來問，椅子倒在一邊。

「是的，明天出發，目的地是浙西，路程相當遠……」她扶住椅子，不動聲色地回答。

「明天？——」他直跳起來，大聲地詢問；隨即又覺察到對方的冷靜，於是重新絕望地坐在椅子上，雙手痛苦地扶住了頭……

她看了他一眼，一痕冷然的微笑掠過了嘴角。

——姊妹兄弟，向前走！

歌聲又玩皮地闖了進來。

——向前走！——依舊是轟烈的，整齊的和唱。

——一步一步莫回頭！

莫回頭！莫——回——頭！——堅決地，大家合着同一個拍子唱着。

『明天？』高原用嘶啞的嗓音問，他那獵犬一般的眼睛裏，充滿了激淚……

維娜沒有回答。她走到窗前去，凝望着灰黑色的天。

紫色已經完全褪落了，沉沉的夜幕降落在遠處……

但是他向她奔了過去，絕望地搖撼着她的肩。

『明天嗎？』他固執地問，『爲什麼偏偏是明天呢？維娜！難道說，你就不能接受』

我的殞悔嗎？我從炮火中逃到廣州灣，從那兒又轉輾流徙到桂林。當我接到從你這裏寄來的錢時，我已經差不多沒有分文了！你沒有給我一個字，可是我看到了信封上你的字跡，我就像落荒的狗一樣重新嗅到了主人的氣息，我知道你是原恕了我！我渴望回到你的身邊來。可是你……明天……你要走了……

他的手從她肩上滑落了下來，在黑暗中，她聽見了他沉痛的抽咽……

她不自覺地也低下頭，這種大孩子無聲的痛哭，從那裏面她體會到那一顆男性的心底真誠的悔罪。這眼淚幾乎也灼熱地滴進了她的胸膛，如沸水一樣地熱辣。

窗外已經完全沉黑了。

你，羅維娜！難道終究將被命運控制的嗎？將重新去領受它無情的播弄嗎？不！你不會的！——她淒楚地尋思，不禁低頭長嘆。

『維娜！留下來吧！我們會過得很好的。我們要一同替祖國服務，盡力……空暇的時候，我還要跟着你學習，我們互相勉勵。逢到假期，我們下鄉去看看遼廣的天，看看你頂愛看的雲和星星。我們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牽羈……維娜！祇要有你……我……』

隔壁的女高音還在迴旋：

——莫回頭！——莫——回——頭。……

——爲了家鄉、祖國、爲自由……

——爲了祖國，自由……自……由……

大家輪迴地唱着：

——自由……自……由……自由……

她嘆息了。

是的，爲了「自由」！這二個字鎖住了她心頭的暴風雨；她明白自己已無法再給高原以同情了。

有人在敲門，叫着「維娜」。

『請進來！』她高興地吩咐着。

一個高大的身影出現在門邊，看到室內的男人，似乎有點猶疑。

維娜跑到門前去，撥亮了電燈，她燦然地一笑，清朗地說：

『讓我給你們介紹——這是高原。這是雷嘉。』

在電燈光下，兩個男子同時吃了一驚。他們互相侷促地對看着，猶疑着是否應該握手。

終於，雷嘉走近了他，事務式地微笑着，伸手過去：

『久仰！久仰！』他說。

高原緘默地看着他，打量着他的服飾，他那美好的姿態——他的單純的意識中忽然反感地對他生出一種仇視來。他不願意和他攀談，却重新走近了維娜：

『維娜……』他懼怯地開始說。

雷嘉遲疑地站在房間中央，他的微笑完全收斂了……

他看見維娜用一排細細的牙齒咬嚼着她的嚴密的嘴唇。

他是明白她的習慣的。當她堅決地嚼着下唇的時候，這就是表示着一件事情將要決定了，而且從此沒有改移的。

於是他也在旁邊暗暗地緊張起來。

她會答應他的！——他忐忑地想。

『維娜！』高原祈求地喚着。

可是她向他瞥了一眼：

『不要再說了！』她嚴厲地命令着。

『高原，人的理想決不會如你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你留不住我的！』她斬釘截鐵

地說。

高原的眼睛轉向雷嘉，可是他卻機警地避開了。

於是他又用迷惑的神情望着維娜。他也有點憤然了，彷彿他們是聯在一起作弄他似的。

『那末，你的理想是什麼呢？』他可憐地呢喃着，『你這驕傲的人：你需要的是什麼呢？這一年多來，你又得到了什麼？是偉大的事業，是光榮的名譽？是心如意的愛情？還是……』

『住嘴！』她激忿地叫着。

他噤住了。

維娜靜靜地走了過去，直立在他的面前。那一對眼睛，閃着昂然的傲岸的光芒，直然盯地視着他：

『你錯了！高原。你說話完全祇憑着直覺的衝動，在你這寬闊的前額中，出乎科學家意外地裝置着這樣一個單純的頭腦：』她一半嘲笑，一半認真地說。

『你聽着：我要走的！我去的地方，不是黃金鋪地的樂園，不是英雄豪傑決勝爭雄的戰場。那裏沒有名譽，沒有金錢和愛情，更沒有你們瞧得上眼的貴重的珍寶。它祇是

一點睡意。

外面是鬧市，不斷地飛駛着汽車，大卡車，時時有細細的灰塵，落到房中的小木桌上，堆積起來。

十字路口的播音機，播送着戰爭的消息，劇院裏演奏着悅耳的音樂……行人喧囂地走來走去……

但是這一切與他有什麼相干呢？他什麼都沒有聽到，想到……他是沈浸在自己深深的哀傷中……

寬闊的身軀，直直地伸在小木床上，有時稍一轉側，木床就會發出一種彷彿要被軋碎似的響聲，吱吱地叫着。

他的狼狗似的眼睛，陰鬱他凝視着孤另另地懸在房間中央的一盞電燈，二道濃眉緊緊地鎖在一起，凝然不動……

在他的生平，這許是第一次用這麼多時間來思考。他是不慣思想的，正如維娜所說，「在他那寬敞的前額，裝置着一個真正簡單的頭腦。」

但是現在他非想不可了。他必得重新赤手空拳地開始真正的生活的了。這一個傍晚，他遇見了那麼多新鮮的事情，使得這單純的人絕對地張惶失措了！這豈是他預料得

到的呢？

整個鬧市在歌唱，到處都是人的轟聲，人的喧鬧。可是他沒有聽到，他是在一心一意地分析着那個分別不到二年而已全然不同的女孩子。

她沒有接受他的懺悔，昂然地走了，也許從此再也沒有機會見面了。這是一種什麼力量，使這傲岸的孩子從心上把他的那點剩餘愛戀，毫不留情地抹去了呢？……她是變了！

他們在一起過了三年同居的生活，這三年間的她，一年年地不同，一年年與自己隔離遠去，到現在一隻無形的手把他們劃分了開來，沒有嗟傷，沒有眼淚！連一句責備的話都沒有。好像這一切，在她祇是一個極自然的定律：簡單，明白！

這是你能想得到的嗎？這三年來，在同一處境，同一社會，而她却和你走上了極端不同的道路。什麼是這路的分歧點呢？又是從何處分歧的呢？無怪他要覺得這是一個不可捉摸的謎了！

而維娜的話分明還在耳邊響着，當一再乞求她原諒的時候，她會微微地一笑：

『這是不必要的；我從來沒有恨過你，我很明白，在我們的後面，另一種力量在支配着人類的離或是合。這不算什麼，生長在這個時代裏，我很明白做青年人的不易……』

「一個停留下來，一個仍得向前走，距離線跑遠了，障礙自然會多起來，我不怪你，但我盼望能勉力地爲我們的下一代工作，但願他們再不，永遠再不復演這種不幸的悲劇……」

這是她的話嗎？一個那麼柔媚可愛的青年女孩子，却丟開了自己應享的幸福，而去顧念到下一代，顧念到那渺渺茫茫的將來，這是你能夠瞭解得了的嗎？

這五年的光陰，配合着勇敢不屈的淘練，那樣錯綜複雜地編織成了她那麼堅強的意志！使她能如此決斷直行，連回頭瞻顧一下都不屑，這推動她的又是什麼力量呢？

你看見她的眼睛了嗎？那樣弈弈生光的俯視着你，在那裏面彷彿包含着整個宇宙不可毀滅的真理；在向着你，向着整個的世界與人類作無聲而強有力的傳佈。這就是五年前的那一對嬌柔的眼睛嗎？

五年！人變得是如何地不同了啊！

五年！那一顆溫淑的青年的心，已經展開了強健的雙翼，無聲無息地離開了你飛向另一個方向！

他嘆息了一聲，覺得自己的心像沉入了冰窖一般地冷澈，彷彿才從一場惡夢中醒來一樣，他慄然回顧

他被這時代遺落了，扔在寂寞無人的荒島上了。所有的青年的心，却相繼地展開了翅膀飛了開去。祇有他被孤獨地遺落了下來，而無聲無息地罩着他的，却是那雙銳利的眼睛底耀目的光輝，逼得他自己越縮越小，甚至於寂寞地死去……

他坐起身來，淒然地環視着眼前的一切。

冷漠的小旅舍，微黃的燈光，照着粗糙的傢具，外面廊上低低的鐘擺……市聲漸漸寂然。一個老頭兒衰弱地吆喝着夜半的麵食……

他不禁起了寒悚。

整個時代都在昂首高歌地疾馳而去。而今，他却被無情地遺落在這黑暗的世界的冷角上，像被擠乾了的渣滓一樣地遭了遺棄……

他沉痛地嘆了口氣，重重地倒在床上。

他將如何生活呢？在這充滿了喧雜的世界中，到處不需要他，不屑錄用他——這樣一個高大魁偉的男子。

他失神了……

又重新想起了維娜，他想要把她找回來，讓自己而對着那一對光輝明澈的眼睛，從那里面來得到一點新的啓示，因為它洞察出他的一切。

他覺得他少不了她，他愛上了新的她，那個堅毅矯健的女郎。他用從來沒有過的熱愛想着她，他覺得那一雙眼瞳真的充滿了火焰，他已註定了將被焚燬在這烈焰中。但他却重新愛上了她！

可是，這一切都遲了，她已經走遠了！伴着她的，是她那永恆的信念，和那有着謙和的微笑，精緻的動作的雷嘉。難道他能和她敵對嗎？

他失敗了，他第一次悲哀地覺察了自己的無能！

一切都已消失了，他命定了是將被遺棄在這世界的暗角上的。難道他能反抗得了他的命運嗎？……

二十

一年過去了。

重新恢復了公務員身份的高原，現在拋棄了他一切的雄心與幻想，一心埋頭工作起來。

他用緩慢的腳步，艱難地跟隨在時代的後面，邁着，邁着……漸漸地，他的身旁

又有了幾個朋友。從前輕蔑過他，藐視過他的人，現在也爲着他的努力，重新開始來親近他，扶助他了。

什麼都不想了，祇有那一對絢彩堅毅的眼睛，時時不息地在他心上閃爍着。無論是在什麼場合，他都會幻想到她的腳跡，她的笑語來。可是，她却已去得遠了，永遠沒有辦法追上去的！這種思想不時刺痛着這魁偉結實的男子，使他起了愾然的領悟。有時，在那兩隻狼狗似的眼睛裏，也會閃閃地發出勇猛的，冷靜的凶光來，但這祇是一瞬間的事——他還是不慣於思想的。

有一天，突然有一個不速之客來拜會他。

外面下着濛濛的細雨，天已經開始陰暗了。他用驚疑的眼光，捉摸着名片上的兩個嚇人的字「雷嘉」。一陣莫明的情緒的衝突，使得他結實的手在這名字下起了戰慄……不消說，她倆是結婚了！是爲着嘲弄我的孤獨而來的！——第一個念頭飛快地閃過，他有些迷惑了。

但我還是要去見他的！至少，我要知道維娜的近況。這驕傲的女皇，她在這一年來幹了些什麼？……就是嘲弄也好……

於是他握着那名片，走進會客室。

那不速之客沒有卸下他黯淡的雨衣，連帽子也不脫，他靜靜地站在長桌的前面，傲然地微微點頭。

「您回來了？一向可好？這次來……」

「我剛到沒有幾天。維娜要我帶一封信來，希望你晚上着人去拿。地址是……」
雷嘉矜持地攔住了高原笨拙的應酬，直然地吩咐着。一面掏出小冊子來，替他寫地址。

「噢，噢！」高原搓着手，在一旁看着，他的心里亂得很，但一時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他回來了！不知道爲怎麼？說到維娜的時候，彷彿並不怎樣親熱……也許……——
他茫然地想着。

「這是地址！」雷嘉嚴厲地說，「我走了！」

默然地，他送他走出了大門。

雨依然迷濛地下着，街上是寒冷的，寂靜無人……

「再見！」他冷冰冰地向他點頭。

「這……」他搓着手，遲疑地匆忙地叫住了他；「雷先生！請許我先問一句，維

娜……她好嗎？」

雷嘉停住了脚步，回頭凝視着他，彷彿聽不清說的是什麼。

「對不起！我問的是維娜。她可好？」

雷嘉黯淡的眼睛閃爍了一下，隨着又馬上陰暗了。

「她很好！」他簡單地回答，猶豫了一下，於是向他伸出手來，靜靜地握了一秒鐘。

「再見！」他說。

高原惘然地望着那高高的背影，在雨中逐漸地遠去。他忽然覺得那脚步是疲乏的，懈怠的，和從前的矯健活潑已迥然不同了！

於是陡然地，他對於雷嘉起了一絲親切的憐憫，莫名其妙地歡喜起他來。

他看了一下手中的地址，想：

「他變了！晚上去和他談談也好，看起來他也很孤寂的，眼睛也澀滯得多了。記得他曾經是靈活而謙虛的……」

「維娜不知怎樣。信里說些什麼呢……呀！天還不黑……」

x

x

x

x

晚上，依舊還是細雨濛濛。

按着地址，他找到了雷嘉的寓所。是一間板隔的狹小房間，在舊書舖的樓上……雷嘉獨自倚着窗子，手中握着一份晚報。但他顯然沒有看它，臉向下沉思着。

「你親自來了！歡迎得很！」他沒精打彩地說，「請坐吧！」

高原在剩下來的唯一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望了一下週圍。

房間是灰暗的，板壁上刷着發了黃的舊報紙。下面臨着馬路，時時傳上來汽車的巨大的轟聲。他皺了皺眉，惴惴地望着雷嘉。

但雷嘉却默默地看着報，似乎沒有想講話的意思。

他瘦削多了！——高原打量着他，發覺了他的鬢角上已有了幾莖白髮，兩頰深深地陷了進去，藏在眼鏡下面的那對眼瞳，毫無生氣地沉滯着。

大約已過了中年了吧？——他想。可是爲什麼又回來了呢？

「您去了有一年了吧？」他忍不住問了出來。

「一年了！」雷嘉懶怠地伸欠着回答。

「您看重慶該進步了吧？」

「差不多！」他說，「我什麼地方都沒有去過，除了剛才去你那里外……」

高原吃驚起來：「爲什麼？不是說到了幾天了嗎？」

『是的，一個星期了！好像總提不起勁來……』他怨恚地說，『重慶和前線恰好成了對比——它太熱鬧、豪華，它使我沒有了踏腳的地方了！』

是的！』高原同情地望着他憔悴的面頰，『戰時生活影響不了那班愛熱鬧的人，但是，前線還順利吧？聽說游擊區打得挺不錯！』

雷嘉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艱澀地笑了一聲。——大概因為瘦削的原故，他現在笑起來顯得很淒厲難看。

『仗是打得不壞。但是，鎗械和糧食太缺乏了，沒有法子守定據點，現在退到山里去了。』

『那末您？』高原耐不住問了出來。

『我嗎？』他又澀澀地一笑，『我的身體太壞了，通過封鎖綫去戰鬥，有時相當困難；而且，這種工作對我也不大適合，所以打算回重慶來找一點切實的事做。』

『哦……』高原同意地點着頭，很快地把他打量了一下，在黃色的黯淡的燈光下，忽然覺得他可憐起來。是的。——他想：軍隊生活太苦了，而他從前却是一個真正的紳士。但是，難道維娜倒還留着嗎？

這時，雷嘉懶怠地站起來，在床下挪出一個發了霉的小箱子，蹲在地下翻騰了半

天，找出一個已經有點破碎了的信封來。想了一下，站起來遞給高原：

『這是維娜的信。』他倦懈地說。

接着這封信，他捏了一下，覺得很輕，很薄，忽然，他心慌了起來，遲疑地望着雷嘉；可是，他倚着窗口，沒有看他，他不禁茫然了。

『我看嗎？』他躊躇地問。

『看吧！這是給你的。』雷嘉簡單地說，沒有回過頭來。

『我的？……』他自己覺得雙手在抖擻着，好容易才拆開了。

『高原……』薄薄的毛邊紙上，潦草地寫着。他鬆了一口氣，匆匆看了雷嘉一眼，於是很快地閱讀下去。

『高原：我來了一年了，工作很緊張，沒有時間寫信，但常常想到你，知道你是在努力地工作。』

「我到了不久，哥哥死在戰鬪中了，他把他的責任交給我，我把母親接了出來，她老人家幫了我很大的忙。對於哥哥的死，她沒有顯露出自己的感傷來，但我知道她很難受的，因為她祇有一個兒子，但她却是一個懂得怎樣報復的人。沒有她，我真沒有足夠的勇氣承當這巨大的任務！」

「這裏一切都好，自由，痛快，我們穿的吃的都取給於敵人，連我現在寫信的筆也是不久以前的戰利品。」

「雷嘉回來，希望你們會成爲好友，他比你懂得多，聰明。他的話對於青年人總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被迫退入敵後，媽媽也去的，她是全隊的母親，受傷同志更一天少不了她。我們的工作此後也許更困難些，但是收獲也一定會更豐富；所以我們也更高興。」

「另外的情形雷嘉會告訴你的，願你們在大後方永遠不再離開自己的崗位，這是我的希望，因爲我知道你會聽從我的。……」

「就是這幾句嗎？」他喃喃地自問，折疊起信紙來，小心翼翼地把它放進襯衣袋里去。

「看完了？」雷嘉冷靜地回過頭來問。

「完了！爲什麼不多寫些？」

「他忙着的。維特陣亡後，一切工作都移到她身上了，她支持了全隊的精神，計劃戰事，指揮生產，婦女組織還得靠她領導。她的工作比任何人複雜，艱苦！可是成績比維特還好！同志們沒有把他當女人看的！……」

高原悵然了。他的眼前浮起了一個穿着日本軍呢大衣的矯健的女郎來——一面揚着指揮刀，一面依舊用發亮的眼睛在微笑……

他惶恐地望着雷嘉，好久好久才嚙嚙出來：

「難道她還沒有結婚？」

「沒有！」雷嘉搖頭；「彷彿她從來沒有起過這念頭似的——維娜是真正地懂得生活的，她比我們強多了……」他由衷地嘆了一口氣，臉上更陰暗了。

「是的！」高原同意着。他猶豫了半天，忽然俯到他耳邊去：

「你向她求過婚了吧？」他低低地問。

雷嘉的眼睛閃着一線凶光，掃視了他一眼，帶着傲慢的責問，憤憤然地說：

「沒有的事。在她，我們不是她的匹配……她是魔鬼，是神，而不是人！她們一家子都是這樣的！」

高原默然了，他承認了他那種比擬。是的，沒有誰能匹配她的，彷彿她並不需要人的感情……只有魔鬼的意志在支持着她似的。他緘默地沉思起來。

窗外，都市的騷音已漸漸地寂靜下來，遠遠地，梆聲在小巷中敲打着。

篤，篤……噲！噲……

該走了！——高原驚覺地想着，但是又不願意站起身來。他覺得應該再對雷嘉說些什麼似的。他看起來那麼懊喪，寂寞，正用肘支着頭額在沉思。

梆聲更近了。

篤，篤……噠……噠……

於是他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輕輕地說：

『我要走了！』

雷嘉茫然地抬起頭來望着他：

『走嗎？』他心神不屬地問。

『嗯……』他點頭，憐憫的瞟了他一眼，『該走了！』

『走嗎？』雷嘉仍然滯澀地看着他，臉上沒有一絲表情。

『嗯……』

雷嘉忽然醒晤過來。

『你說甚麼？』他急遽地問，『要走嗎？』

『嗯！……』他移動着萬分不願移動的脚步。

『不！』雷嘉用手扯住他，惶惑地差不多帶着懇求的神情看着他，『別走吧！高

原，你留在這裏！……」

「……………」

「留下吧！高原！……我真害怕這重慶的夜晚……它使我……讓我們談談維娜吧！
她……現在是……離我們遠了……」

於是，用着更低的嗓音，他困惑地孩子一般地自承了：

「我是……多麼地……愛着她啊！

篤……篤……啞……啞……

梆聲走過去了，消失在另一個巷子里。

高原望着這簡單的房間，望着他那黯淡的眼神，他忽然想起一年前的情景來。那時，他也是獨自住在寂寞的小客舍中，體味着一種淒苦的，遠離着世界的無邊的寂寞與辛酸！……

於是他完全同情了雷嘉的不幸，他誠摯地點了點頭，以友情洋溢的語調說：

「好吧！我留下來好了，雷嘉。我們會好起來的，可是……」他把自己魁梧的身軀俯得低低地，親切地望着雷嘉的眼睛：

「……………你要知道——我也是……依舊那麼熱烈地在愛着維娜呢！……」

雷嘉抬起頭來，微笑地望着他。在高原的眼角里閃耀着喜悅的淚光。他們互相了解了！

兩隻男子的大手，默默地伸在一起，緊緊地握住了……

夜——是寂靜的。雨是停了，繁星在高空閃爍。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夜。

校後記

以羣

校完了郁茹底「遙遠的愛」，由衷地感到無上的欣慰，因為終究將這一部新人底作品送到讀者們面前了！在過去近兩年的閱稿過程中，發見了一二部像這樣的新作，確是一件十分快慰的事。這證明了我們虛心地閱讀許多年青朋友們底投稿，決不是一件白費心神的事。「凡耕耘必有收穫」，現在又得到了一個證據。

郁茹送文章給我看，這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在前年冬間，給我看的是一篇速寫，好像是描寫一位畸形的老人底故事。第二次是去年春間，一篇短篇小說，描寫道院中一位年青修道女底故事。這兩篇，都寫得文辭燦爛，熱情洋溢，很有吸引人的力量；但是人物底性格和全篇所表現的內容，却朦朧空洞，難於把握。因此，我都勸阻了她拿它們來發表。我總覺得她可能寫出些較有切實內容的東西。她聽從了我底勸告，而且也沒有因此氣餒。不久，她告訴我：正在抽空（那時她是一位需要整天辦公的公務員）寫一篇較長的東西，以自己熟悉的生活作題材。我雖然鼓勵着她寫，但當時並沒有對這尚未產生的作品懷着過高的期望，因為我覺得：縱然有豐富的題材，但初次着手長篇，總是

不易成功的。兩三個月後，她竟然完成了初稿，而首先將下半部（一〇至二〇節）整理好了送給我看。一夜間，我將它一氣讀完了。第二天，即懷着意外的興奮去告訴她說：這篇寫得相當好，遠超過了以前的成績；并希望她趕快把全稿整理出來……一兩個月後，讀了她底全稿，我確實感到抑制不住的驚喜，我沒有料想到她能寫到這個程度。

在短短的半年內，同出於一個作者之手，爲什麼這一篇會比以前兩篇好得多呢？這當然應該歸功於作者進步底迅速；然而，另一個更主要的原因，則是作者對這些生活特別親切、熟悉的緣故。當然，我們不必去推測那些是事實，那些是虛構；或那些是作者底經歷，那些是別人底經驗。但有一點是可以斷定的，即這些人物，這些生活，都是作者異常熟悉的。本來，在初稿中，開端還有一節描寫高原受另一個妖媚女性勾引的場面，爲後來高原叛離維娜的伏線。我看後，覺得筆力特弱，與其餘部分如出兩人之手。她自己也承認無力寫得更好，結果就由她自己刪掉了。爲什麼她能寫維娜，而不能寫那個妖媚的女性？能寫維娜和高原的戀愛，而不能寫另一個女人和高原的調情？這不關才能，不關技巧，完全是生活經驗所給她的限制。這證明：作家是祇能寫他自己所熟悉的人物和生活的。

對於作者底初稿，我沒有提很多修改的意見，甚至辭句都沒有加什麼潤色（雖然，

她再三要我們修改）：我是願意盡量地保留着她自己底風格和特色的。我所提的修改意見，主要的只有一點，那就是第十六節，描寫維娜在「教養院」中的生活和遭遇。原來，作者是藉着維娜給柳蓓的一封信而表現出來。那樣表現，雖然文辭有力，而且帶着強烈的熱情，但是畢竟受了抽象的敘述底限制，不能將主人公（維娜）底境况、遭遇、生活，特別是環境所給她的影響，具體地表現出來。因此，我勸告她修改。後來就加上了十三、十四兩節和十六節底大部分，用以代替那封長信所敘述的內容；而信本身則祇縮成了幾句話。這一段，用形象化的描寫，具體生活底表現，代替了熱情的抽象敘述之後，對於全篇底發展增加了不少的力量，而於維娜底性格演進，也刻劃出了更具體的路迹。

綜觀全篇，氣魄渾厚，篇中洋溢着熾烈的熱情，是這作品底一個主要的特色。對於作品中的人物——從維娜、維特、高原、雷嘉、柳蓓及面貌不清的孩子們，以至教養院長，教務主任，雖然着筆輕重頗有懸殊，但都鮮明地表現着作者對於他們的愛憎，却是共同的。正因為作者底強烈的情緒充溢全篇，普及所有的人物，因此，即使是那些淡淡輕描的人物，也能給讀者一個有力的印象，而不感覺單調枯燥。

這種強烈的熱情，這種分明的愛憎情緒，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是從她對於人生

的真實態度，對於現實的明確認識而來的。離開了思想，離開了認識，離開了生活態度，「熱情」是無法產生，也無從解釋的。作者在這篇作品中所以能恰當地運用了她底熱情，運用了她底愛憎，主要的正是因為對於她所接觸的現實，有着明確的認識的緣故。一個作家如果迷失了方向，模糊了認識，而欲求對作品中的人物和生活有鮮明生動的表現，是決不可能的。因此，這位作者底最可貴的氣質，不在熱情，不在愛憎分明，而正在於對現實底發展方向的堅定的認識。維娜這一個人物底完整的創造，在她並不是偶然的。

當然，這篇作品並不是沒有缺點的。由於作者全心全力傾注在維娜這個人物身上，以致對於其他人物——特別是高原、雷嘉和柳蓓——的描繪失去了均衡。這些人物沒有了獨自的行動，獨自的心理活動，只在與維娜發生關涉的時候才出場，而且完全透過維娜底心眼來看他們；如茅盾先生所說：這些人物只做了維娜底陪襯甚至道具。這是什麼原因呢？也許是由於對這些人物的了解遠不如對維娜之深，也許是有意將重心放在維娜一人身上；但更主要的，我以為還是作者控制全局的力量不足，以致佈局欠週，結構欠緊，而使這些人物未能在事件進行底過程中充分地發展。在修改時，我只提到了兩點：第一是補足了雷嘉底發展過程；其次，是給了柳蓓一個結束。這兩點，她都照改

了，然而却依然未能使這兩個人物（尤其是柳蓓）更生動。

縱然有這樣的缺點，但從全體講，這篇作品底產生，確是十分值得高興的事。因為作者以不多的篇幅創造了一個生動的女性底範型。她寫出了她（維娜）底成長過程——她底內心矛盾，以及她戰勝內（主觀的）外（客觀的）雙重困難的艱苦歷程。我們可以不問主人公底經歷是否部分地接近作者自己，或是主人公底性格是否局部地類似作者底朋友，但有一點却是可以斷言的：即維娜底歷程代表了抗戰中部分向上的智識女性底某些特點；以作者底女性底心所體驗并表現出來的維娜底心理、精神和行動，為這時代許多智識女性所共同。因此，這個人物是具備着豐富的時代性和廣泛的概括性的。這篇作品底主要意義和成果，即在於此。

我們期望作者在不久的未來，將有更充實的作品貢獻給讀者！

一九四四、一三、八「後」週於渝。

再版題記

「遙遠的愛」要再版了。這消息使我在喜悅中帶着更多的警惕。我說不上自己的心情，在我自己，覺得它的出版始終是一件僥倖的事。

「遙遠的愛」的寫成是異常草率的，從起草到抄謄，我自己祇看過幾遍而已。因此，當這本書出版後，寄到我手中時，讀着它，我都是帶着一種驚訝的喜悅——又親切，又有一點迷茫和生疏，彷彿見到一個久別重逢的知友一樣。

我的寫作歷史和經驗都是極其短促的，甚至於連這些都說不上：雖然想寫作的慾望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蘊蓄着了。但是我始終沒有和誰說起過，我沒有自信。而且膽怯，害怕這念頭說出口來會受人嘲弄和取笑的。直到這書出版後，還祇有少數友人知道作者是我。如果我告訴一些朋友說這是我的作品，開始是不會有人相信的。有一個時期，我消瘦而且疲乏，但沒有人知道我工作得像一匹賽跑的馬，正全神貫注在那路程的終點上！

因此茅盾先生說，「遙遠的愛」祇有抒情的氣氛而結構不夠完整，這是我完全承認的，這本書的構成祇是無數斷片的連綴，而那些斷片又大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隨着自己情緒的起伏寫出來的，因此忽略了主角以外的人物底發展；而且這錯誤也因為匆促地離開重慶，差不多直到讀到出版後的本書才被自己發現。然而已經來不及重新修改了。

在我寫它時，我祇想借着維娜提出一個問題，也是想介紹在現社會中艱苦掙扎的女性底一部奮鬥史。維娜不是一個女性的片面描寫，而是我歷年來在各種生活的重壓下看到的無數女性的一個綜合。實際上，她們很難逃得出命運的播弄，但是我也部份地看到了她們底覺醒和發展。在最艱苦的現實下去完成新時代寄予她們的沉重的使命，在這種過程中，沒有一頁不是充滿了血和淚的……：

有一位朋友笑我是一個女性的頌揚者。在我呢，這不過是無意中的一種巧合；站在女性的立場上，我祇是介紹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而已。但如果我的能力夠得到，以後我願意自己的每一篇東西都是一個控訴狀。『最深沉的地獄中是聽不見冤魂的喊叫的』，我願意讚揚那些暗啞了的冤魂，用自己的手給她們戴上一個光輝的冠冕！

最近，我處身在一個偏僻的城市里。它底環境和人物對我都還生疏得很，我依然寫

張作着，沉默而不願讓任何人知道。在我，寫作是一件最艱難的工作，艱難的不在技巧和經驗的不足，而是因為它本身即是我心靈上的一種重負。我造出每一字句時心情都是緊而沉重的，覺得自己的筆尖是在流着同時代婦女們的血淚，我的心，差不多能夠感應得到她們的嘆息和吶喊。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寫作的唯一理由。

這些話，似乎已和「遙愛」的再版完全脫了節；但是，關於本書，我不想說甚麼，我祇感謝一切朋友們給予我的勉勵和幫助，使我有勇氣不顧一切地寫出來，甚至於發表。其實「遙愛」的出版並沒有費我甚麼力心，我祇用二個月的時間完成了自己的稿子；離開重慶後，差不多是由以羣先生一手將它付印和校閱的，我自己不敢說「感謝」之類的話，但如果「遙愛」還能夠引起一些讀者底愛好和同情，則已可算不負矛盾、以羣二先生對它的一番衡鑑和錯愛了！

末了，我還得向讀過它的一些熟悉的和陌生的朋友們致謝忱，有許多人寄給我很多勉勵的和最寶貴的意見，除了不勝誠惶誠恐之外，我願意勉力地完成各位對予我的一點後望！

郁茹，一九四四，七七於黃河岸側。

